

集部

雲溪居士集卷十八

宋 華鎮 撰

論七首

制舉論

世之言馬者有三曰駑馬曰良馬曰駿馬皮緩而骨踈少筋而多肉左之則右前之則後雖有良樂不能以進退者駑馬也服軥衡順銜轡履規中矩鸞和有節不窮其力無有奔敗者良馬也朝刷燕薊夕飲南海追風逐

影絶塵弭蹤過都歴塊飛蹄疾騖鴻者駿馬也駑馬之材可以為脯為醢用以養人非人之所養不足論也良馬之材師行不過三十里吉行不過五十里步驟馳騁窮之則乏矣亦不足以盡致遠之利盡致遠之利者惟駿馬能之然馬之駿者未易可得古之求駿馬者視其所視而畧其所不視至於牡而驪者謂之牝而黄驪黄牝牡物色之易見者也視馬而有所不見則其所視者微矣不在乎物色之間矣輈衡之下銜轡之間進退規

矩之中鑾和節奏之内求天下之馬天下之馬遠矣士
之材甚有似于馬也人主知馬之說則能知士之材矣
知求馬之道則知取士之法矣愚而自專曲而自用槌
鈍不足以赴機會疲懦不足以濟功業與物則迕遇事
則廢者駑馬之材也有為之世如駑馬者無所用之智
足以效一官明足以見所察學術有達于古事業有濟
於今陳力就列職無曠敗者良馬之材也然可以小任
而不可以大用足以守常而不足以應變幹大事洛大

議深謀遠慮宏辭碩論出衆意之表定利害之幾聞其言者心開目明如披雲霧而覩青天觀其成者心悅誠服如入宗廟而見衆美必得天下之士非常之人然後能也非常之人或不習常人之業常人之事不足以察非常之罷亦猶天下之馬不馴於車下良馬之材不足以格驊騮人主不可不知也制舉之科自漢設之至于今皆所以待非常之人也然不以論議施設之是非為中否而先以隱僻疑似之題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以記

憶之多少進退之應詔者雖無深謀切議高才碩德僥倖六題識其四五則獲奉大對矣智如晁錯直如劉蕡純粹宏達如董仲舒不幸忘二三論目之所在則遂從報罷不得攄發所藴獻達於上矣所取之法與所求之意何相戾歟夫道有本末能有大小術貫帝王功格上下者道之本也文采辭令温厚爾雅者道之末也竒謀偉畧經濟世務者能之大也博記隱僻問無不省者能之小也伊吕成湯武之業書傳不稱其强記博文禰正

平一覽無遺筆不停綴而智不足以自保設制舉以待非常之人而求之博記隱僻者謂必能濟天下與夫制舉之設務求博記隱僻之人而已不必非常之士則非吾之所知也如其不然誠恐所取之法未稱所求之意不足以致天下之士得非常之人任舉閱試雖與進士殊要其實則殆相似爾

事神論

德業不修法度廢缺文章散逸綱紀不振惟鬼神之事

僥倖福祐者其風巫躬桑為衣力耕為食秉時分利以身為職不知報本返始迎祈之理者其風野巫固不足以經世而失之野者亦未可以為得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之功與禮樂相似幽明之道不可誣也故昔之人雖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神明之事未嘗不敬洪範八政王者之道也三曰祀文種九術霸國之權也一曰尊天事鬼祝鮀治宗廟而無道之衛可以存孔子之所言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

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之所述也二子古之聖人也其道全其術正其言不溺於巫祝而記述若此則鬼神之事不可非嚴奉之道不可忽已故古者天子諸侯躬耕籍田以為粢盛王后夫人親蠶公桑以為祭服事天地神祇社稷宗廟必誠必敬無所不至仁義之盡至於貓虎迎而祭之以報其功而況天地社稷山川鬼神有功之大者乎當是時也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疾疢不作而無災害者非惟淳德孔明民氣和樂之

所名抑亦不失神明之心而陰有相焉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社者土地之主稷者農食之先無土則食無自而生無食則民無自而養民國之本也食民之天也土食之母也重民故重食重食故嚴社稷故天子有大社王社諸侯有國社侯社大夫以下至於庶人有置社令自京師達于郡邑莫不有社稷春秋奉事著在甲令嚴矣大社壇壝牲牷幣帛罍皿朝廷誠敬精潔所以交神明之道固無愧于古之人郡邑之下殆或不然壇

墠所在垣墻不周扃鐍不設平日則登踐褻瀆無所不至事至則剗草設席跪起而奉之犧牲粢盛幣帛豋皿類不如法君子不加意小人不知敬禮未及成人已紛錯諠汙褻慢瀆于明神神而無知尚非所以示衆如其有知不怒不譴不為禍災斯幸矣以是奉之而望其報不亦難乎令陰陽未和水旱為沴貨食不阜人罹札瘥殆非盡出於德澤之未純或交神明之道有不備者弗可弗思也

教化論闕

法禁論

管敬仲鏤簋朱紘塞門反坫功被天下而不免為小器臧文仲居蔡山楶藻棁位列大夫而不得為智人晉侯金奏三夏穆叔不敢拜季氏庭舞八佾仲尼謂孰不可忍古之人敬慎名器其重如此何哉蓋治亂之幾常生於細微細微者衆人之所忽及其著也聖哲之才不能圖救故智者慎重於未然之前不悔于既著之後此所

以常治而不亂昧者慮不及此細微之失不為近患則忽之故欲治而不獲名器者事物之細微者也一得一失固無益損於目前及其流也未嘗不效于異日此所謂治亂之幾不可不知也夫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名義位分人道之紀也賤者畏其義而不亂名則貴者安卑者守其分而不僭位則尊者立尊卑貴賤各安其理而無僭擬陵犯之意此之謂平治反是則為亂矣先王所以等尊卑異貴賤表章名義藩飾位分者宫室車服禮

樂制度而已故聲名文物細微之間下人不得僭擬上人不以假人綱紀或弛侈心一啟則蔓不可禦故古之人重之周道衰諸侯尚攻戰而重兵食秦人任私智而謹法令出納當否會計疎密聽審詳簡斷決輕重利害止於目前損益不過財獄者當世所先務朝廷所慎重者也至於經紀人倫維制上下安危治亂之所繫者則恬不以為意故期會簿書斷獄聽訟之政重而聲名文物節制分守之道輕矣於是僭竊不禁侈靡無藝而風

俗大壞其獘也小則費財大則陵奪漢興頽風獘俗皆在而上不知變故庶人之賤而田宅服食有等於封君徹侯者僭亦甚矣人臣王食洪範猶曰害家凶國皂隷為之其害可勝言耶法禁不立而下無所畏守故雖孝文恭儉至於衣弋綈履革舃而天下土木被文繡倡優為后飾自若也又况武宣明章之君自為靡麗乎故五侯恣肆田竇侈大至于莽卓卒弄神器積其俗習名義素輕位分素玩而不以僭竊為事故也有唐經制之術

無異於漢上奢下僭競為淫侈則又過之厥後祿山亂華朱泚犯闕易如反掌曾不旋顧豈惟凶悍之性所固然哉亦紀綱縱弛侈心素揺馴玩服熟非一朝夕也古之所重後之所輕後之所先古之所後其術亦相遠矣夫北首燕路者不可以圖楚越西向秦關者不可以及齊魯所由異道則所適異歸也後世舍先王之法而冀先王之效其可得乎天下僭衣服侈居室華器皿美飲食厚婚葬淫祭祀事雕幾飾珠玉出於誇大美好而犯

分陵制者多矣果能少加意於此而不獨以期會簿書斷獄聽訟為事則漢唐之患消於未然先王之效見於不日非惟變革侈靡還之淳厚愛惜財用趍於富足而已可不講歟

役法論

天下之言役法者利害多矣要其大致二端而已持前聞者以差役為善守後議者以免役為得紛紜兩可利害相半未知所從適夫用民利以辦國事重輕平施而

歲月更代則差之未為不義古者府史胥徒不役下民庶人在官代耕有祿則免之未為非是曩時役力不取其財上有疎數不均之獘下有破家失業之害朝廷患之故議免役則差之者未為良法近歲斂財不役其力復苦重輕失稱不乏緡錢家業蕩析人民徙死朝廷悲之故復差役則免之者又非善計雖然方免役時下民有思差之為善者及差役矣又有思免之為便者何哉蓋利害相半而互有得失也以差役為盡善則令無差

役之議矣以爲盡非則人亦弗思之矣是均有所善亦均有所不善也均有所不善故用之則弊均有所善故革之則思惟所善不勝所不善故利少而害多不得爲良法民之所思特一人之私心非天下之利害雖非天下之利害而天下之利害可由是以察之矣何則人情之所安法之利於人者也利于人者如是則害於人者必異于是爾以其所利推其所害因所利而充之見所害而革之則經久之良法可得而差免之是非可見矣

差之為善則以差為法免之為善則以免為法互有所得不可偏廢則錄長遺短舍害取利相輔而用之不必差不必免不必差免之兼用惟便於私而無缺於公則役法之美實已夫差役之弊皆曰版籍不明吏胥為姦强者幸免弱者數及野人市賈不達官府之事失陷迷謬資倍備償不肖子弟一當役事放蕩驕佚糜費財賄募人承代私約無藝須求百出故當年不以為便然民有人丁富而財力貧物產多而緡錢少者一人從役事

末之人而家無縣費過則休息募人者布帛絲麻米粟百物凡適于用皆可以售一旦免之責其緡錢人丁無用而家有縣費多者數十萬少者亦千百金所有非所須所須非所有且歲歲不息故免役行而人有思差役為善者也免役之弊皆曰物産利薄增價虛估見緡息厚計數實筭農田本業竭無贏餘商販末流多寡不盡廬舍定居與邸肆同計什物供用與貨財並數厚薄不實輕重舛迕役用之外更謀寛剩百物不用必取見緡

布帛米粟賤貨速售利失倍蓰故今日不以為便然民有財力富而人丁少物產寡而緡錢多者歲輸之數未稱其實一夫從政家則乏人廢事失財甚于課役雖容募人資給之費或多於舊一旦役之下無省財之利而有之人之患故差役既復而有思免之為便者此二端之大略也然差役之法其役在下故為害晦而遲然不可復救免役之法其弊在上故為害顯而速然可以更張版籍不明可修也吏胥為姦可禦也若資倍備償糜

費財賄非上之所能制故曰不可復救去物産之虚估詳商販之實數邸肆財貨平計其直廬舍什物不以為筭役用趣足無求寛剩布帛絲麻米粟緡錢凡適用者皆得輸納則二端之害既去而利兼得矣故曰可以更張由是言之力役之法其良亦有所在矣惟上之人慎思焉

財用論闕

兵論闕

邊事論 闕

禦戎論

戎狄信義衆寡伎能器械非中國比昔人論之詳矣漢興以來屈義禮之邦下荒陋之俗俯盛大之勢接微弱之國蓄精銳之才縱踈懦之敵偃犀利之器避呰窳之鋒與之交聘結驩抗禮通好資之以金帛之奉者所以息戰伐安邊境消甲兵全生齒以厚中國不識結驩通好資之以金帛之奉果能保其心乎苟能保之則邊境

之備兵屯之衆可去矣如邊境之備未易輕撤兵屯之衆不可或去則是未能保之也萬有一違約棄好將引弓之民臨疆埸之上殆非一介之使責之以信誓所能禦矣必興師動衆折馘執俘決勝負而後解若然則亦何為而屈威靈費金帛以交無厭之敵乎絶好解約去賂遺之利不過侵犯邊境而已未必能長驅深入為腹心之憂也無事則修備以待不虞有警則興師以禦侵軼彼小入則無獲大入則不能其費與結好通賂之日

或未有加也且兵戰之勢無必勝亦無必不勝視方畧何如耳豈戎狄有必勝之兵而中國無必勝之戰哉何憚而不與之較乎守賂遺之議而重絕其好者不過以秦始漢武之兵為戒然秦始漢武之兵惡得謂之禦戎哉彼將盡滅其族而有其地故中國多事民擾而無聊以至於亂若侵軼則禦之以兵守境則置而弗問慕義則接之以禮竄伏則棄而勿追討義則威靈無屈論事則金帛不費此堯舜三代之長策也何秦始漢武之患

哉夫深征遠戍不若和親屈威費財不若驅逐故嚴尤謂秦不如漢漢不如周三代禦戎無策之上以宣王太原之伐為中策則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者然後得以為上矣故揚子雲亦曰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然聖人為可來之德不能使戎狄之必來為德在我其來在彼干戈不動而遠人咸慕固為上矣而不可以為常舜之命臯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夫士者掌兵刑之官也寇賊姦宄治

之以刑蠻夷猾夏禦之以兵舜之德足以格有苗而命士以蠻夷猾夏是不敢以格之為常而以禦之為常也猾夏然後禦之與秦漢之兵異矣此舜之所用也後世何疑哉彼和親之計可暫而不可久若大業初造中國未緝兵力罷於戡定財用急於內務權以應變用之可也故婁敬效奇於高祖太宗定計於汴橋全盛隆平之日尚惡足守哉

事業論

列星辰運日月分陰陽用寒暑節序四時變化消息綿絡冐被達於無外者天之職也荒忽幽遐雨暘舒慘有不適其序則生覆之道未能無憾結山嶽融河海孕五材毓九穀吐納萬寳維持紘野愽厚廣大契於圓靈者地之職也支流拳石肖翹喘蠕有不得其性則形載之道是為有鈌故動則行健静則無彊咸所以謹其職自然之道也萃聰明之純懿膺顯休之靈寵幽契歴數明叅圖籙富奄海宇尊臨黎獻者豈徒駢百善罄衆美私

一人以爲逸豫哉亦必有以參貳上下寵綏元元夫百工致巧則繩墨無遺美商賈善貨則市廛無佚利農夫愛日則田野無汙萊列士效智則庶官無曠廢恪守宗廟則謹都邑之事敬保社稷則善四境之治小大雖殊各修其職而底其業故能飛聲騰實俯仰無媿帝王合德天地配功三五覆載之間有一物不得其所則聖人以爲已憂豈尋常守故牽制誦習而局促乎委瑣齷齪之事哉必有以經緯天地彌綸六合柔遠能邇仁民愛

物仿洋周浹達於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隊已故黃帝七十戰以靜蚩尤之亂神禹十三載以平洚水之患成湯十一征以濟王業武王再出師以順天命此聖人之心帝王之事也昔禹平水土足跡所及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朔南二方聲教咸暨唐虞之際啓塾既遠蕃殖滋茂海岱之壤列為青營幽并二州析自冀都故其書曰肇十有二州記其始也此中國土宇衣冠之俗襟帶之民正朔所行聲教攸善三五帝王萬世之所守不可失

者也故湯有天下仲虺稱之曰纘禹舊服成王即政周公訓之曰陟禹之跡至於幽王失道四夷交侵中國微弱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信南山之詩作而刺之昔人傳禹之跡久矣守禹之跡重矣今流沙之東賀蘭靈武幽薊之地盧龍范陽狡黠擅制倚為巢穴驅除攘逐帝王之事業今日之先務也其可後乎議者往往置之度外以為不足經營視兩地之土宇人民如陽關以西大漠以北是亦未嘗少思舜禹之功業

商周之訓誥與幽王之所失南山之所刺也彼果可置之而弗議則祖宗無親駕之勞矣使建隆開寶間三川不征五嶺無討晉陽奉土江表獻圖内地不分於割據兵力不勞於戡定天下無事財賦充溢如今日之盛二方酋長不消聲於磧北則梟首於藁街久矣豈容偷生假息於封域之内哉寛聲罪之誅後境土之畧詳明内治不事開拓息兵偃武阜財愛民以安中國以幸天下固可謂忠厚之至矣恐非所以承祖宗之意致帝王之

之美執事者宜若少加意焉

言論闕

易論按鎮上蔡左丞書自言著六經論六篇今存者易論書論禮樂論三篇又樂論二篇以篇數言之則所缺僅一篇以六經之目言之則當缺詩春秋二篇均無可攷姑就現存錄之

道有汙隆時有治亂業有存亡功有成敗勢有强弱事有利害德有善否行有是非物有得喪民有從違名有榮辱身有安危此數者吉凶之類也不動則德不崇業不廣動而吉凶隨之君子不以凶而廢動務善其動以

之吉也夫時變無常情偽萬狀芻豢輕於富足藜藿美於饑人則豐約之情異也畏日流金而狐白見遺祁寒凝海而紵絺在御則寒暑之適差也見吉凶之幾成天下之務者無他通照時變曲盡物情而已矣苟得其情雖大必舉失其時會雖小不行古之人禪神器而弗亂革天命而弗危放君上而不失其忠誅兄弟而不失其聖者得也交朋友而弗與撫妻子而弗順言則招憂動則招辱而四體不能保者失也得者動而之吉失者動

而之凶吉凶者得失之效也有以見天下之至賾則事物之宜無失有以見天下之至動則會通之理可逢惟天下之至聖為能與於此此聖人之獨智也古之聖人不以獨智自私而與天下同患難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聖人必使言立而意達物得而道傳是故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以盡其言變通以盡其利鼓舞以盡其神而易之道興矣易之所謂吉者適時之變者也易之所謂凶者逆物之情者也易之所謂悔

吝者釁未著而可圖者也易之所謂无咎者辨之早而不遂於凶者也由易之道而以時消息則無所不順於時物動則之吉而凶悔吝斯遠矣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動静起居罔與道違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夫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順之至者天且助之而况於人乎所謂得而之吉者順而已矣夫剛柔之材生於氣屈伸之變制於數物志雖深不出覆載之外幾務雖微不違進退之節有

天地然後有六物有六物然後有萬類天地者六物之父母也六物者萬類之宗祖也兼三才以成卦合六物而象之天地之緼五行之奥道德之義性命之理皆槖括而包舉矣則萬類之宜無所隱其情數始於一成於五合於十天地之數萬物之命也九六之數天地之成也合五十以致用參天兩地而倚之鬼神之幽變化之妙無形之所行無情之所成者可逆數而坐致也則會通之理無所晦其適是故聖人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

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作八卦八卦作而象數具矣故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定吉凶而生大業至乎商之末世盛衰屢更時變旣極情僞多而聖人之憂患深矣於是因八卦之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以極天下之能事是故道顯而有傳德神而不測酬酢萬變曲臻其極至神之妙而易有以祐之此易道之成也

書論

易繫辭言上古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自庖犧氏至堯舜止矣夏商周不與焉孔子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何不及唐虞蓋聖人制作帝王之法度自伏羲氏以來歷神農更黃帝通其變使之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至堯舜氏則成矣後世雖有聖人亦無以加焉夏后氏以來適世之變趣時之宜新則因之弊則損益之而天下治矣故救忠以質濟質以文

文奭尚忠循環無窮因二帝之成法通之以三代之變帝王事業萬世之理備矣昔者聖人之作書也將以載帝王之道達之于後世者也故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夫六事設而天下之物舉三統備而百世之變盡唐虞之時羲和奉天司空平土后稷足食契敷五教皐陶典刑以糾慝龍作納言以防姦文之以伯夷之禮和之以后夔之樂垂善百工而虞諧上下親親以及物修身以平天下有德者進有罪者誅黜陟不違而幽明無僭足

以亮天工熙庶績帝王之法可謂成矣禹湯周公本之內敦忠質之尚美其外致文采之飾忠質用而誠素之德形矣文采明而表著之道盡矣世態之異又安能外于此哉是故聖人基本典謨淵源貢範掇英華于訓誥挹誓命之清流片善寸長罔有遺逸昔周平王失宗周之業依晉鄭而東遷扼險河洛之間下等列國故黍離之詩參邶鄘之列帝王㝠微莫甚于此而文侯之命在焉伯禽魯公列國之君也繕甲冑完城壁庤糗糧禁越

逸諸侯之事非善之大者而費誓在焉秦穆衰世之諸侯五霸之微者悔過自咎未為純德而秦誓在焉盛時之嘉謨聖王之典訓盡矣季世之君有可觀者斯取之帝王之言朝廷之事殫矣下國諸侯有可觀者斯取之明昌之時邦君之美具矣衰亂之際强霸之主茍有志于善者雖微而不棄由是觀之前聖後聖德義事辭有在于帝王之道者寧復有孑遺者哉故足以為萬世之寶訓揚子曰仲尼多愛愛義也愚于定書見雄之言為

不誣矣

詩論 闕

春秋論 闕

禮樂論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又曰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唐虞之君與三代之盛王所以滋養生靈陶冶善俗德與天地並氣與陰陽和風俗渾然躋于仁壽刑罰措而弗用者禮樂教化之功也韓宣子

曰周禮盡在魯矣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夫周禮周公所資以致太平者也制作之道備矣故宣子見而美之然魯秉周禮而國不加治非特不加治而魯之削也滋甚韶樂者后夔所作以來鳳鳥者也其感物之意微矣故孔子悦而稱之齊有韶樂而人不及和非特不及和而齊之亂也滋甚禮樂之術未更而功用不效者何也豈昔人之治有他術以致之而禮樂不與耶抑後之用禮樂者非昔之用

禮樂者耶聖人之言天地也天地妄乎不妄觀今昔之事有不合于聖人之言者當深探其本而謹司其歸極其言于無所貳而後已不可或疑也禮樂之説試粗言之夫養天下者無以異于養口體口體之養莫美于芻豢稻粱今以甘旨之味食和平之人則氣血流榮膚革充實疾疢不作而體日以肥矣若五府動于内六邪感其外二氣舛迕而嗜好失常者雖食以芻豢稻粱方且惡之而弗嗜豈惟不足以充七尺之軀哉此非芻豢稻

粱之不美也則病亂之而失其性也禮樂之術其養天下之芻豢稻粱歟聖人在上善政以德聚人以財民有安富休佚之虞而無勞苦凍餒之患知利害榮辱之所在而訓導易從法令難犯故禮制而上下安治樂行而風俗移易彼齊魯二邦上失其政下無常產重役以勤其力厚斂以竭其財貧者困于饑寒而救死不贍富者溺于僭侈而殉慾無紀外物迫切而善性彫喪正猶病者之失其常嗜矣雖示以周公之文物鼓以后夔之聲

容利不濟于所乏物不勝于所美適如蚊虻鸛雀之過其前曾不為之瞬目留聽少介其胷次又奚足以啟迪聰明感移志氣革淫僻而起德善哉是無異于養病者以芻豢稻粱不可冀其肥矣故文武之禮無益于曾虞氏之樂不效于齊俾兩國之君有以存百姓之常心則人知為善而樂馴其教禮樂之功著矣不待宣子之賢仲尼之聖然後知而感之也如曰宗周之道弗形乎文物善美之德無見于聲容禮樂之教不足以鼓舞于天

下則宣子無在魯之辭仲尼無三月之感矣是知膏粱無補于疢疾禮樂不效于亂邦庶政具修百度咸理然後可以達禮樂而要太平之功矣

樂論上

樂者何聲容之道也昔之言聲容之道者微矣嘗乎人情而通乎志氣物來而心感之則喜怒哀樂之情必發于聲而動于容容有文采容有節奏則剛柔緩急之變斯格其心而移其氣故達其微者可以觀政而通其用

者可以變易風俗夫太猛者偏于剛太寬者偏于柔剛勝則和不足而多怒柔勝則强不足而多懾此哀思憤怨慢易流蕩之音所由作也故所以感人心者不可不慎而君子之政貴和細甚者弗堪思深者憂遠流僻邪散則離正促數噍殺則失中此和平條暢之美所由喪而憂思淫亂之心起矣故聲容之形必出乎道而樂文之美不可以為偽古之聖人發育以德肅斂以威厚之以仁制之以義陰陽相成而剛柔迭用融而不散凝而

不容强而不怒和而不慑故其政和其音安以樂而樂之實無疵癘焉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叙合四時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五物之和道四氣之正使之莊而不哀安而可樂謹節而無犯敦本而不流廣不容姦狹不思欲故足以感動善心滌蕩邪氣而樂之文無忒濫矣故惟聖人為能作樂黄帝堯舜禹湯文武此六七君子者皆聖人之德據崇高之勢者也其政平其功茂其道廣其制明充樂之實而致美也知樂之情而致

微也制樂之文而致精也故六代之作其身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可以善民心化民俗動天地感鬼神諧鳥獸格異物夫孔子之時有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猶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又况以甚盛之德紹於變之世極制作之美因后夔之賢而鼓舞之則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不亦宜乎此聖人之所取也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湯武之業將有慙德于前聖乎何聖人之不廢也

蓋樂者象成者也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時變不同則所成斯異故黄帝以道堯舜以德禹以功商周以伐天下之美莫全于道天下之善莫美于德道德散而尊事功征誅之權事功之極也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商周之樂盡矣道德以本之事功以濟之權變以通之皆帝王之時應時造者也聖人其何所取去哉嗚呼陰陽之道未息則四時之正氣常生矣柔剛之材未毁則五物之和聲常鳴矣仁義之性未滅則和

平之德常存矣有其德而得其位者善政以成性因性以和聲合五音之中導四氣之正雖六代之聲容不傳于今而黄帝堯舜之制作可圖也

樂論下

夫作樂者何為者也先王用五德之聲本四氣之和因八物之音以歌詠祖宗之功德而告于神明動化天下者也太上用道其次建德其次立功先王創業垂統經世濟民不出于道德則出于事功雖揖遜征誅異世殊

事逆取順守若天與人莫不本于仁義稽之道德故雲咸英莖章韶濩武皆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蕩滌流淫召集和粹移風易俗鼓舞而不知其所以然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末世遺聲其感人也猶若此之盛方重華在上后夔典之則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不亦宜乎記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由是言之帝王之道本之以禮樂

輔之以刑政而已矣期會簿書斷獄聽訟百吏之職非所務也後世置禮樂為虛器藏在有司郊社之間宗廟之事時出而用之下民未嘗豫聞也自朝廷達于郡邑日所由以為治者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故有司不能誦其數君子不能達其義而況于下民乎況于庶物乎因謂禮樂不足以致治風俗不可以易移誣矣國家享天休命神聖相繼百三十餘載天下乂安繼周之後未有若此之盛非漢唐之比也然百年之間大樂未作

和峴之器尚失之高胡瑗之徒曼不可用至主上踐祚而明聖之事始克有就祖武宗文神謨聖烈揄揚顯暢與休聲和氣洋溢乎乾坤之內明白乎日月之下可謂盛矣若革近世之弊踵三五之事頒之郡邑達之黌序以先期會簿書斷獄聽訟不特藏之太常則神和人舞百獸庶幾復見于今日非直移風易俗而已昔在黄帝命伶倫吹嶰竹之管協鳳凰之鳴而造律吕于是簣桴土鼓廢矣後世作者必稽焉然聲隱于微器久則敝聖

人惡其敓而微者不可得而察也故寓之以法度因其

積以為數因其容以為量因其長以為度因其實以為

重輕六物者相為表裏一物亡缺可因所存而補也六

物皆亡可推聲數而造也故聖人在上則推歷生律後

世祖述則推律生歷上黨之黍邯鄲之鐸先儒之所用

也雖然仲容識荀氏而契周尺文收吹斷竹而調啞鐘

聲數之法周隋之所傳荀氏之所用也何獨不然若是

則邯鄲之鐸未可以得土中之器上黨之黍亦未可以

定一籥之律葢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用先王之成法求天地之中聲故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然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非獨易象為然必有夔曠然後聲氣可得而定矣夔曠之用葢亦不違于積黍也夫魏晉之際而有仲容貞觀之初而有文收五代亂離學者彫喪王朴之術尚或有成天下浩浩熈洽百年焉知夔曠之不世出哉亦求之而已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溪居士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董誠

謄錄監生臣王人作

雲溪居士集卷十九

宋 華鎮 撰

論四首

渾天論

漢興言天體者三家宣夜雅無師說其狀靡考自洛下閎營渾天而妄人度其數壽昌儀其象則周髀之術遂寢不用至于今千百歲矣其間通達精博之士作必稽焉未有能外之者是其術果得天之體而不可以外歟

抑亦後人之智皆出其下而未足以窺其缺歟請試論之言渾天者必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璣衡則渾天儀也今考之于書而有之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也日月五星謂之七政然其制不傳當是時舜相堯攝其事因堯之器而察用之不言舜之作也則璣衡之法尚矣而經傳無述夏商之際亦未有聞焉至于成周建六官典三事而地官大司徒有土圭測景以求地中春官太史職抱天時以從大師馮相氏掌星辰以

會天位致日月以辨時叙保章氏志變動以察吉凶辨封域以觀妖祥夫土圭之所測必有度數太史之所抱必有儀式馮相之所掌致必有常次保章之所辨觀必有名物由是言之舜之璿璣玉衡理亦當然為渾天者言周天之數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地平天中平之上下各一百八十二度有半而强南北有極北極出于上三十有六度南極没于下亦如之北極之南五十有五度而當嵩高之上嵩高天地之中也北至之日

去極六十有七度二分之日去極九十有一度南至之日去極一百一十有五度天道西轉日月五星東行一晦一明天行一周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用以度天體辨星位定辰次考七政之進退而知其躔離盈縮謂璣衡之法若此故漢世為璣以象天為衡以望之謂之渾天儀宋在江表錢樂之製八尺之衡于元嘉唐有天下淳風造三重之儀于貞觀至明皇時浮屠一行與梁令瓚始作經緯四環赤黄白三道設櫃象

地藏機于中引水轉輪遲速成序模象詳簡機思精粗雖或殊途至于度數星次則同歸一致雖然言璣衡者謂璿亦玉也聖人貴天象故皆以玉爲之或云美珠爲璿至陰生珠至陽生玉以璿爲璣以玉爲衡用陰陽之精也用其精以察其象制作之意理或當然以珠爲璣則漢世八尺之法殆未合唐虞之踸謂渾儀足以齊七政可也如直以爲璣衡則未之敢聞鄭氏言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頴川陽城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則南

戴日下爲萬五千里日與星辰四遊升降于三萬里之內半之得地中宋元嘉中五月立表于交州日在表北表南之景三寸開元測之復加三分而交州去洛水陸回折止于九千里則三萬里之説非矣或言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粲然明大者甚衆乃渾家以爲常没地中者也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之星則見鐵勒之地極高五十度則二極出没三十六度之言脱矣故議者疑焉以謂古之人步圭景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

不在于辰次之周徑重歷數將以恭授人時欽若天象不在于渾蓋之是非殆或不然夫辰次不分則無以正圭景渾蓋不察則無以定歷數圭景不正歷數未定而能欽若天象恭授人時節宣和氣輔相物宜者未之有也通天地人一氣也一氣相應如桴鼓影響陰陽不調雨暘失序人物感之則饑饉癘疫夭閼失性人物不和乖氣上達陰陽感之則日月星辰罔有攸序人物之氣繫于政事陰陽之變應于人物聖人謹察其變所以驗

人物之和否而知政事之得失也陰陽消長而變化成五行迭用而萬物生日月者陰陽之精也五星者五行之榮也二十八星經其體而七政緯之以致用日月進退有時五星躔離有度遲為不足疾為有餘盈縮疾徐皆其變也不知其常無以知其變考其常者舍度數何以哉天道綿邈非耳目之所及思慮之所盡渾蓋是非辰次周徑未易輕議亦考之于經驗之以事而已考之于經而無違驗之以事而不爽則不刋之良法利用之

善罷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則度數有定矣斗以時移昏建月辰則天行可知矣四星迭南皆以昏見則日行可知矣朔不東見晦不西明則月行可知矣夏至之後景日以北冬至之後景日以南則三道可知矣此渾天之說合于經而驗于事者也合于經則不妄驗于事則有功聖人制作要之有功而已矣夫憑虛而望無蔽于前則天體四垂與地相際空中物近高而遠卑者自然之勢也十里百里千里萬

里皆然而地易則差故近北則極漸高近南則見未識之星不識日月星辰果依天而行耶抑亦自運于空中而無所附綴耶皆不可得而知也古之善言天者謂無所至極如盖如卵悉非確論雖然天體之大不可測知日月星辰四游升降則不出于三百六十五度之内經渾天者據中國之土中極目力之所至晝占驗之所用以為法故北極在三十六度南極没于地中因南北以瞻四維故渾儀之狀如鳥卵矣後世據朔南之偏方用

土中之定法執運動之大體求不測之儀形因天體之差殊忘日星之不感乃以渾蓋一貫善否不分何不通之甚耶盖天者謂天形如覆盆中高四下日月旁行遶之交州去洛九千里近于鐵勒之地夏至日在交州之北而夜不見于鐵勒之南則是日月星辰出没于地之上下非遶天旁行明矣此渾盖之尤辨者也孔子没後之儒者精極象數通天人之藴者楊子一人而已矣或問渾天楊子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

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又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
渾天之術其殆密乎哉又云通天地人一氣也天氣不
和雨暘失序人物感之則飢饉札瘥夭閼失性人氣不
和憤怒愁怨陰陽感之則日月錯行星辰離次故聖人
善政事以和人物變陰陽以弭災變觀天道之順否以
察人事之得失故聖人重焉昔在有虞用堯之道在璣
衡以齊七政所以正天文也成周之隆太史職之馮相
保章分典其事制作法度雖不見于載籍漢世以來鴻

碩之論範銅之儀有可言者蔡中郎曰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有名而無說周髀有說而無驗近得其情可以施用者惟渾天爲善候臺銅儀渾天之法也言渾天者謂天包地外地居其中周天之數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居地之上下者皆半其兩端北極出于上南極入于下自北徂南爲度一百八十二有半而强北極之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嵩高天下之申也去極六十有七度夏至之日所行也

九十有一度二分之日所行也一百一十有五度冬至之日所行也三道既正日月交運晦朔弦望進退離合序有常時時有常次星辰因之流行伏見有數有度縮為不足盈為有餘遲速滿虛不失其故則陰陽和風雨時寒暑平生化序而黎民康寧百穀用成草木鳥獸莫不得其所于是可以見政事之修矣故揚子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故平子作靈憲以紀其狀蔡鄭王陸著義論以明其

善宋元嘉中太史丞錢樂之鑄銅為儀至唐猶在其法衡長八尺璣圍二十有五尺盖為璣以象天而衡以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若乃建南北之極計周天之度定日月之行正星辰之紀則渾天之說也職本羲和太史典之聖人在上百度修舉考齊七政合驗庶事究天人之際而通乎幽明之故此二帝三王之用心也豈不偉哉

列子天瑞論

夫燧映日而生火方諸遡月而生水日與燧未嘗生火也而火自燃月與方諸未嘗生水也而水自達其所以映而遡之者人也然不得夫燧方諸與日月之末光則雖有祝融玄冥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大道之于萬物其猶日月之于水火乎萬物之于大道其猶水火之于日月乎道者虛無之强名至無也故萬有由之以生至虛也故萬類由之以化生者自生爾而生生者未嘗生之化者自化爾而化化者未嘗化之如其物而生之物而

化之則力有所不給而道熄矣雖然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由之以生而不可違生理盡則不得不死由之以化而不可已化道極則不得不生生也化也有數存焉而無能外之者也既已有生化之理矣果可以謂之無乎既已謂生化自爾矣果可以謂之有乎言無非道也言有非道也立乎有無之間者其去道之逺不可勝算也故曰不生者疑獨直謂之獨則有所離矣本無有也亦無無無有也孰爲獨乎孰爲不獨疑乎獨而已

矣此大道之體也知大道之體生化之理則知流俗之所好流俗之所惡者適然而來其來也莫之禦適然而去其去也莫之止去來之間或徐或疾或久或近皆有制之者也我無增損也因其所遇亦直寄焉耳復何所去取于其間哉人事之大莫大于生死也猶將以為夜旦之常而不知悦生不知惡死況其細者乎夫世之所以至性彫于人偽至真奪于外物放而不知返者蔽乎末流而喪其大原也掇拾榮華已去根本又況認其翦

緣者不亦悲夫故是篇先明大道之體次述生化之理道體既明生化既形申之以達人之篤論資之以昧者之疑義皆所以既其文而究其實也夫不生不化者大道也太極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質質到而三才列位者生化之見于大者也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生化之見于小者也夫逢生之運天地雖大不能不生會其化時蟲魚之微不能不化則生化之數孰逃之哉彼小大修短動殖氣識皆生之一物無好醜之辨

也故榮啟期誦林類之言而不以貧富生死易其樂子貢晏子達至人之論而不以死生為兩途彼昧乎順適之理而安于流傳之常者一有所遇則切切然認而有之曰此我之身此我之名至乎夜半大澤丧山大埊亡舟而弗知也故我非天地也天地之壞與不壞非我之所能知也寄乎天地之間者亦委之而已吾何用心哉而杞國之人無故而憂之憂其憂者無故而曉之彼二子固已大失矣而長廬子又從而笑之夫天地之與人遠

矣愚者猶槩乎胸次得喪予奪貴賤窮達之在人非天地之比也遇之而能洗然者幾希是皆未覩乎大方之家者也若夫達觀之士乘而流行無所抵滯槌也斯鈍錐也斯鋭化其左臂以為雞則因以求時夜化其右臂以為彈則因以求鴞炙物無不可理無趣舍故丞之語舜曰汝身非汝有汝何得有夫道夫身者我之所體以生者也今不得認而有之則天地之間是固無可有者知萬物之非其所有故取乎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

而皆為之盜向氏認已而有之故踰垣鑿室探其所及以陷于罪雖然彼巳之分辨而公私殊途公私之名立而罪富異效有公私者固出盜無公私者理亦未冥故天地之德則不然公者自公而吾不知其為公私者自私而吾不知其為私公私兩忘同乎冥一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此道之極耶夫道存乎太極之上則生天生地行乎開闢之後則無為而自然者屬之于天有為而或使者屬之于人故莊生言九變之序曰先明乎天而

道德次之是篇明太道之體而謂之天瑞蓋道不可見言之所及者自然之符而已明乎自然之符則大道得矣彼孫叔敖三為令尹復三去之而憂喜之容不見于面者此覺乎天瑞之理譬之去九牛之毛而始得其一毫而天下畏其賢百世高其風是乃人皆百歲而以彭祖為壽

聰明論

綱目雖衆提綱則畢舉衣體非一攝領則咸會盛德之

美不啻綱目衣體之多也難徧以具舉必有為之綱領者提攝其大而衆美不遺故善言者得以約其辭而不失其詳矣聰明德之綱領也冠域中之大妙萬物而神者莫盛大于天言天之德亦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而已蕩蕩乎難名巍巍乎有功立乎百王之上者莫盛于堯舜言堯舜之德亦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又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而已非獨言堯舜者之為然下及三代之令君凡有見稱于書傳

者莫不以聰明為首故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聰明誠聖人之德者試粗論之昔之所謂有德不失夫已之性與物之理者也泊然無感則彼已兩寂而性理之美無成與虧感之則得失是非吉凶禍福擾擾萬緒交構並起而無所不有雖然攝是衆有者兩端而已發乎情斯見乎聲形于物必麗于色彼已之用性理之真無能外乎聲音采色之間君子聽其聲不失其情視其色斯得其物以無喪我之存而虧物之成則盛

德之事已天下之有聲有耳者之所同聽聲之情惟聰者聞之天下之有色有目者之所同視色之物惟明者見之聞其聲而察其情者謂之聰見其色而識其物者謂之明故聰明者聖人德之盛者也是故冠九思之首列五事之終君子進德以成已莫不由是而入施德以接物莫不由是以出伊尹資之以訓太甲之不類孔子舉之以語顏淵之為仁夫聽者聽之善耳之德也明者視之善目之德也耳目之官所以司視聽而致聰明之

用以能窮彼已之情盡性理之真也水火之所生而精

明所在也水之在人其物爲精腎者精之所舍而水之

所藏者也其竅爲耳故耳司聽而其用可以爲聽火之

在人其物爲神心者神之所舍而火之所藏者也其竅

在目故目司視而其用可以爲明夫水火之德所以爲

精神而形耳目以達視聽之用致聽明之美者何也天

地之至粹陰陽之大本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氣之陰

陽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材之陰陽也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性之陰陽也即散殊而定之則萬物之微莫不有陰而有陽而況于三才乎然而非陰陽之至也即始判而言之則至陽為天至陰為地沖氣為人數始于一一為奇奇者陽也其類屬于天天一生水則水者天之至粹而陽之大本也一生二二為耦耦者陰也其類屬于地地二生火則火者地之至粹而陰之大本也水火二物得天地之至粹為陰陽之大本故水王于北以司天正其位在子子者一陽之所自生也其時為冬其音為呂

其律為黄鍾皆陽類也火王于南以首地用其位在未未者二陰之所自生也其時為夏其音為徵其律為林鍾皆陰類也故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五聲之變惟宫與徵取之則息舍之則消雖與金木同為五材合為六府獨有氣而無生有以成金木之材而無成于全金木之材者也非天地之至粹陰陽之大本何以至此哉嗚呼得天者生得地者形得陽者熙得陰者凝天地陰陽者萬物之所入出而無能外之意者也資天地之至粹散

陰陽之大本以盡性理之實而窮彼已之真何所往而不得哉

西漢論　按鎮上章待制書自言作兩漢三國晉唐論六篇今僅存西漢三國唐三篇

昔有虞氏明哲自天行義高世致誠以服孝友誠至而頑嚚允諧潔修耕漁之地名聞天日之上歷試有績言甪無爽進拔元凱翦夷凶人雲龍相憑濡澤四海二十有餘載然後天人並與而得其位夏后氏疏導九州荒度三壤建皇極以叙彞倫使形載不虧而生殖無息鱗

游羽翥之類雕題交趾之倫皆受其賜功德楙矣加以戮力在庭啚用自牧都公相之地而無德色兼天下之善而不自有輔君澤民幾二十年然後當歷數而成王業契為司徒承堯事舜敬敷五教美成人倫以啟茅土傳十餘世至於成湯布德施仁誅暴拯墜然後臣妾萬國先有大寶后稷思天下之有飢者如其自已服勤播種粒食生民公劉篤之匪居匪康務以厚下古公亶父忘皮幣犬馬珠玉土地之利事戎狄以全生齒王季因心

為善服勞世業干天禄而篤其慶文王秉積累之緒昭明德以濟鴻烈憂勤岐周之地化行汝漢之域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大統未集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復受天命而成厥志三王四代神功聖德皆積年累世而後興何其艱哉漢高帝豐沛之地阡陌之間耕芸樵採之人跌宕不羈之士也提挈一劍奮起徒步三載而滅暴秦建王國五載而平强楚成帝業德茂當世善美兼盡未若諧碩囂遜萬國之盛也道濟四表澤流後世未若平水

土敘九功之大也承祧繼統豐梁之緒業無天乙次國之土西伯專征之勢世德流慶固結人心范氏以來至于太公無公劉篤勤亶父仁厚季歷保乂文王徽懿之美也蕭曹平勃之才未賢於伊呂之疇雲合響應之師不武於一心之士然而八年之內麾斥蕩滌天下大定英雄豪傑稽顙頓足北面請命奄有禹跡以傳子孫又何易邪蓋周道衰而天下亂幽王之後聖人不作析為十二合為六七三百有餘載狼奔虎逐鷹鸇四擊奮鉤

鋸以攫噬決裂横目之民淋漓披靡於爪吻之上其幸存者顛頓顛仆於荆榛之下秦人合而有之拯承嫗撫之德不加而鞭笞甚力呻吟匍匐以從事而殘骸餘息殲矣項氏横決鴻流烈熾炎火焚蕩玉石而獮四海焉載之内鞠為墟莽濯濯然無萌肄之意高帝為之條達天經緝續地維挈䡴盎振裘裳飲食而衣被之使宇宙再造斯民復生炎劉之德於是為盛夫飢渴裸露之甚者則藜藿有餘甘而敝緼温美又况飽芻豢而襲裘罽

哉彼弔民誅罪秋毫無犯約法三章屏除苛撓夫夕湯
武而媿文王故謳歌懷歸天命允集席卷雍塞朽拉趙
魏平齊翦楚而九有敉寧矣昔孟軻氏之時去王者之
迹未遠也戰國之暴非若秦項之甚也且曰事半古人
則功倍前烈又況百年之後乎以高帝之功德明茂斯
所以應眷顧而有天下也前史專以斬虵聚星符瑞之
言稱述受命偏矣

東漢論闕

西晉論　闕

東晉論　闕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

宋 華鎮 撰

論十一首

三國論

小言可以喻大鏡象可以見形明目者果知道術之方則視所遇而得其藴凡甓糞壤之間惡乎而不在古之人有言曰盜亦有道乎三國之雄秉昬投勢縁義飾詐借忠營私公攘而陰奪皆穿窬之類也觀其曉見時會

審識物形并脆避堅操强控隘都勝勢以圖帝王之時相軋以力相靡以謀抗衡數年無克為一卒咢峙之業者蓋亦所謂有道者也試粗論之漢末凶醜弄兵豪傑蜂起怙亂徼寵者壁壘相望鉦鼓之音相聞當是時曹公以一郡之資鷹揚虎視風號霆激而大者夷滅小者受事挾天子以令中夏盛矣曹公操作新書以指授諸將由之則有功違之則敗績雖司馬懿之才不能過也孫郎殘破之日吳人微緒不絕如線仲謀招懷撫納輯

腟士民披荆榛驅麋鹿而定社稷遂包楚越之地魏人嘗以百戰之師數十萬之衆輕車樓船水陸相輔因鋭氣鼓餘勇順流乘勢東下而壓其境有飲馬長淵蹀血武昌之意吳之廷臣色沮氣奪不知策之所從出思毀基以委質而聽命者多矣權獨知先聲之不實後隙之可投奮然釋衆疑屏羣議挈偏師以授周瑜於是乎得雋於赤壁申威於曹公吳之基圖遂以磐固當是時通照情勢謀無異言者公瑾一人而已此皆以雄材自奮

創成業以貽子孫者也蜀之先主殆或不然曹氏嘗與論天下事揚搉羣雄之材汎言及備備臨食自失喪其匕筯氣不足以敵曹公矣憑宗室之望據專城之勢數年與諸公周旋卒無一民之衆尺地之富流離轉徙無所歸宿其才不足以擬仲謀矣至其西趨巴蜀舉梁益之境如俯拾地芥制諸蠻之命而役其力與孫曹二公東面而折天下莫之能圉社稷既定師旅已和於是北窺關輔東畧荆衡雖功用弗成有并吞神州混一文軌

之氣與曩日竄身寓食之勢不可同年而語矣又何雄耶非時有否泰智有昬明用有工拙勢有威約先愚而後賢昔怯而今勇也葢晩得天下之才以為輔耳使先主聞孔明而弗舉舉而弗用用而弗誠將其身之不保尚何蜀漢之有哉觀其忘勢屈身披露肝膽君臣之際有可言者雖湯武伊吕之相與弗是過也使天假之年其成殆未可量耶然則魏吴之臣不及其君故操亡而魏微權没而吴不振武侯之才雄於先主故備死而蜀

自若亮死而禪不克守蓋臣主俱賢明良相輔則道濟四海格於皇天或主德弗競克任哲輔臣用雖微攀附大人上下相資亦克有就故曰不有人焉其能國乎蓋人之所存道之所在道得於此則功業歸之此三國之所以立也

唐論

藥而瞑眩劇於所病者有矣人不以瞑眩廢藥而養疾知疾不可養而治疾者必資於藥也食而致疾因藥以

安者有矣人不以食或致疾藥能安之廢食而嗜藥知藥不可嗜而養身者必資於食也世有戒瞑眩之毒而縱腹心之患舍粱肉之味而嗜苦口之滋者天下必共指為倒置之人而笑之何則愚夫愚婦知其為不可然也唐德宗遭涇師之變而懲戒用兵姑息方鎮創白志正之失而委兵閹寺棄遠正人曾無異於畏藥而養病舍食而嗜藥者也德宗雖中智之主顧不賢於愚夫愚婦哉顧恬然出於此而不知其非者何也遠於身而利

害之情晦也夫察其近不忽於遠照於顯不蔽於晦利之所在雖大必覩害之所倚雖微必知惟賢者能之此古人之所以殷勤反覆致論於大邑美錦者也德宗之智不能與於此則亦何以振隆祖武貽裕方來故貞元之際事失其猷後世雖有英雄武毅如元和之君武宣之畧終不能剗夷宿弊收攬權綱而復興王業矣夫人主操利器以誅鋤天下翦落枝葉封殖本根殺不掉之勢奮陵夷之緒經國之達道也建中初承肅宗秦養之後

王室微弱紀綱弗振强藩悍將犯分陵制負固違命者往往而是德宗赫然奮怒命將出師討有罪而威弗庭當矣然興事太劇要功太速乏萬全之慮而徼倖一切至於虗環衛以濟師剥民力以足用故涇師因之攘臂犯闕是豈用兵之過哉制置之術乖也不知審料事勢擇術而用師申前志而濟成功自梁洋還懲艾前日之變終其身以兵為戒藩臣陸梁一切不問是戒瞋眩之毒而縱腹心之患者也人臣忘公徇私賈販所職以射

利之國家之事貽君親之憂誅夷之罪人也白志正當德宗經營之日典司禁旅受金自封以市人備軍籍逕師為變咸畏匿而不得使倉卒之際六軍無人賴宦官竇文場以左右扈從冒犯艱阻僅免於難是豈用士之過哉選任之術乖也不知慎簡忠賢得人而後用收腹心以本兵柄禍難既夷因謂士不可任舉神策之兵悉委腐夫小人而不疑是舍粱肉之味而嗜苦口之滋者也其弊亦甚矣昔文皇所以底貞觀之平紹周漢之盛者

善兵農之制也制農以永業而民有常產不困於上制兵以府衛而君有神武不陵於下故能内修仁政成風俗之厚外昭威稜折强閫之衝其後彍騎立而府衛之法亡兩稅修而租庸之制改格人通士知貞觀之盛不可復見而太宗之烈微矣雖然非唐之所以亡也僖昭之釁覆李氏之業者乃在乎方鎮割據宦官擅制而已方鎮之患肇於大歷宦官之寵啓於開元代宗承大盜之後兵革方弭藩臣罪惡多所含宥然未有僭竊陵犯

如朱滔田悅者也明皇安於無患輕用爵賞寺人巷伯龔朱紫而忝外庭然未有握持兵權如竇文塲霍仙鳴者也貞元之後假借方鎮則擅帝制者弗討委信閹寺則付利器而不疑使姦臣賊子輕冒犯律無所顧忌刑餘腐夫竊弄威柄不可復取明君哲輔勞於征討莫克驟芟庸主愚相指為故常無翦除之意憚强明之資則搆禍不測乘昏弱之隙則肆慾無埶由是外陵内奪至以天子之尊而威命不行於國門之外俯首惕息受制

於家奴使胡越起於邦圻而羌夷滿側此皆德宗之過也噫智不及於遠者大者昧吉凶禍福之幾投成業於亂亡而不知真人主之大戒也

勲勞論

犬馬有帷蓋之施布衣重一飯之德物之有功匹夫之義猶貴終始況人主資賢能以共功業安可以忘勲勞之士哉非有大故不可棄也故古之人生歆寵榮死與享祀紀諸旂常銘載彜器不使讒間搆纖芥而汚蔑之

是以君子懷德小人歆寵而思奮唐侯君集自陷於叛逆文皇不忍使對吏而自訊雖寘於法不絕其嗣念其嘗有功也中世以後憂患方起則用英傑以弭亂中外無警憸人間之則曾不省察甚者至於徙死勳德顯著如郭汾陽猶或不免況其他歟劉巨容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不如留賊為富貴作地當是時巨容力能制巢賊之命特是縱賊禍及二京此人主不慎聽用而輕待士之過也方無事時去一士固

未見其害急難之際人情顧望悔不可追矣葢感義自奮施而不求其報惟君子能之人主所與共天下之事者豈能盡得斯人而用之哉是不可不慎也

主帥論

海内之理可以力致夷狄之心不可常保昔之人以三代禦戎不及上策謂其猶用兵也然舜舞干羽有苗來格至於命九官勑皐陶必曰蠻夷猾夏則是盛德之世未嘗保其無犯兵武之備不可暫去今北制强胡西撫

羌虜南懷蠻獠東接島夷要害之地扼控之會守郡宰邑之官非特承宣詔條撫養吏民而已又當經設方畧完畜兵戎謹關徼之守禦侵軼之變壁壘誠堅器械誠利士卒誠訓威信誠著則遠人殊俗聞聲震讋懷德之心固而干紀之意銷矣士無有弗勇亦無有弗怯兵無有弗銳亦無有弗鈍地無有弗險亦無有弗易時無有弗利亦無有弗否顧其用之者如何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則士無弗勇士卒鼓勇則兵無弗銳士勇兵銳以

守則固是地無弗險也以戰則克是時無弗利也不然則其效亦異矣此四者誰其制之制之者將也樂毅用燕勝强齊所未滅者二城而已騎刼代之一敗塗地李牧用趙北逐單于南支韓魏東滅襜林西抗强秦顔聚代之不能自守二國之地利未易也天時未逺也士卒器械皆其舊一用之以强一用之以亡則是勝負之勢不因天時不以地利不在士卒不自器械皆主將之所制矣今邊境之上誠得樂毅李牧之徒統帥一方經畧

屬郡將爵制二虜受命下吏宣徒固邊防禦禦侵軼而已若夫完城池礪器械訓士卒儲財用四者之事皆非邊境之先務朝廷之所宜留意者也師守之吏誠得良士則是四者之事不待朝廷之經制而畢舉矣苟非其人雖經制之四事無缺不足與有功昔者吳起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而侵魏不聞魏人有良術也惟起而已矣近世韋臯守劒南内撫八國外挫吐蕃二十餘年無西顧之憂不聞唐人有長策也任臯而已矣委任責成古

今之效若合一契故知邊境之務莫先於選主帥主帥得而百事修矣

世卿閹寺論

甚哉世卿之害國而閹寺之不可使也何則世胄之才不必盡美心志困於富足筋骨惰於無患德禮不由而殉物甚篤思慮不足以周遠忠義不足以自將保身承家猶或有缺況於秉執鈞軸荷鼎鼐之重而均調天下乎因乘祖父之資貲溢涯量而竊有威柄門生故吏徧於

海內周親締交蟠錯權要根幹强大枝葉猥茂顧天下之事在已而無所畏忌緩則盜弄威福急則起而為變矣刑餘腐夫大質已虧茍得無顧甘言令色善營視聽曲謹小謀時有可喜狎侍左右習而不戒猶懼為患況於收攫嗤之才付以事任而參預功業乎效一朝之力以自結於上世主之心甘嗜其餌國之威靈落其掌股則殫凶慝以濟姦利矣故自書傳所記未有世卿擅政閹寺用權而無凶國害家者也昔東漢世祖以雄武之

畧驅策英豪左威右德兼尚權數秉餘澤投機會闊視高步經營大業披荆棘而平王路振墜緒以續休命數年之間天下靖謐於是息偃矛甲陳列籩豆剗夷壁壘闡闢黌序介冑之士雍容弦歌戢威武暢文德而平治之功成矣顯宗明照情偽至誠自强慧而服勤百度具舉振權綱以隆主道備文物以飾治具政刑清肅而禮樂興矣孝章知明察慧人謂其猛本寛仁之術推忠厚以濟之於是政平人和協氣條暢珍符靈貺雜然並出

帝王之德楙矣若光武之立綱陳紀維持王業明帝之敬慎緣飾增光先猷肅宗之寬仁愛人寵綏四海皆足以固結民心垂芘後世保元命貽大業於無疆者也然而至於順帝輕用國命世寵梁氏成逆冀之禍孝桓臨事鮮謀任使匪人起五邪之姦凶醜見賢賤隷乗貴反易綱紀竊舞威柄淫刑濫罰橫及勲舊憸巧姦回是爵是賞廢錮時望刻剥生齒施及靈帝之時天下不勝其憤袁董投隙奮臂而無劉氏矣是豈建武永平之澤未

優而天下忘漢之速哉使逆冀無世及之寵則夷戮之罪不盈五邪無誅冀之功閹寺之寵弗啓雖有靈獻之主亦可以蒙舊業因餘澤而保無患矣嗚呼漢之亂亡成於袁董袁董之釁萌於閹寺閹寺之寵由誅冀而啓之勦高帝之明命覆世祖之成業開建安之隙以誘曹氏者順之尤也世卿閹寺之患可不戒哉

隱者論

唐史言古之隱者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

放草野而名從之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於俗末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内審其才終不可以當世取舍以為唐世見於隱逸傳者皆出於下槩其說似有可疑試粗論之夫古之人未嘗無意於世時或遠引自放於隱淪者皆有為為之也或全身遠害如箕子接輿或須時待價如伊尹吕望或抗節伸志如伯夷叔齊此隱之大者也若放情虛寂不以世故自攖如廣成巢許之徒持其一曲不違理義之分如申徒狄陳仲子

之介則與夫貧槁薄樂山林者又何尺寸之間彼以挈治具弗得伸者為次則是身隱而德不晦者乃廣成巢許之徒歟上廣成巢許之風而以伊吕箕子之節為次是驅天下之人高蹈遠引遺世絶物而獨善其身也人人持獨善之操則天下之事其誰任之廢大義亂大倫傷敗名教孰烈於此唐之隱者如武攸緒豈誠貧槁薄樂山林終不可以當世取舍哉直以不幸生於武后之族明智通達遠周前後知禍敗之必至豫為防慮以保

其身耳夫膏粱之室紈綺之胄生所見長所聞惟聲色勢利而能割情違俗長往而不顧安於寒素之所難者則攸緒之操加人數等矣非大雅之君子安能與於此哉乃以與王績之徒同出於下槩可謂脱矣

復讎論上

復讎之議疑生於亂世而不起於治朝夫治朝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有司雖陵弱犯怯而殺人者必得而寘於法無所逃罪尚何臣子兄弟復讎之有哉然殺人者國

法之義不至伏誅而臣子兄弟之義不可不讎者治世之所有也故周官有復讎之制焉調人之職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鄉士曰凡執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禮曰父母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此書傳之所與也後之斷是獄者多矣或殺或赦隨時予奪靡有定制明君達士徇其所執往往立言而唐史尤詳唐明皇謂孝

子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其律人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陳子昂謂仁而無利與亂同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義其節而弗誅則廢刑也釋罪利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栁宗元謂誅其可旌玆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玆謂僭壞禮甚矣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唐憲宗詔曰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韓愈曰

子復父讐見於春秋禮記周官子若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最宜詳於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恐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法顓殺無以禁止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没其文於律者將使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

未可以為斷於今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情處之明皇憲宗形於詔陳子昂柳宗元韓愈之徒咸著文議則經無失指矣子昂之議旌誅並行壞禮黷刑宗元駁之明矣不復叙言也其餘辯議雖詳未暢禮法之意有足論者夫所謂讎者非謂彼殺而我殺之也謂君父兄弟見殺於人不以其罪而國法不加焉臣子兄弟之心義不與戴天同國也故復讎專殺而情不失義事不越法

聖人不以為罪是故禮經無共天之義周官有執殺之法父不受誅子復讎之春秋之所可也後世不知原聖人之意遵經傳之旨以斷斯獄據法律之闕文因汎引殺人之例以自疑貳及設施齟齬情理不安遂至旌誅並行瀆亂㬥典禮法不明一至於此豈不悞哉夫禮與刑相為表裏也入刑者必失禮失禮者斯入刑未有刑之所誅禮之所與者也復讎而死則是與於禮而誅於刑矣何其戾歟法之所謂殺人必死者非謂人不可殺

殺則死之謂人之無罪與有罪而不至於死者人或殺之者也若以讎為無罪則既嘗殺人之父兄不得為無罪矣讎而復之不免於刑是殺無罪者不用必死之法而殺有罪者用之非法之意矣若曰人不可以專殺專殺者必死且專殺之人法有所容若律曰夜無故入人家主人登時殺者勿論是殺人者法不必皆死也夫夜無故入人家者未必皆侵害於人主人可以登時殺之者有侵害於人之理也有侵害於人之理者殺之無罪

既侵害於人之親者讎之有誅此又非用法之意矣論殺人必死之法則讎者先在所誅而讎之者益為無罪憲宗謂禮法之說有異張九齡不知論禮法之意明其無罪徒稱孝烈之為可貸故不能勝裴耀卿之徒卒使不辜濫被誅戮何則孝烈之行發於人情人情之發有義有不義合於義則為孝烈不合義則迹似孝烈而實為桀驁法之誅釋亦因此以制之耳父兄之死果不以其罪子弟之所可讎也讎其所可讎讎之合於義者言

其行則孝烈也論其法則無罪也無罪之人自非法之所治不待舉孝烈之善然後可貸其死也父兄之死果以其罪子弟之所不可讎也讎其所不可讎讎之不合義者言其行則貎驁也論其法則有罪也有罪法之所必誅不可以其似孝烈而屈法也如以孝烈而已矣則春秋之所謂推刃者亦孝烈也苟貸之死豈不違聖人之意屈公議之法長暴亂之風乎夫公私異情上下殊事法者天下之公議上之所操以為一世之平者也志

者一人之私心下之所守以制終身之操者也知方之士行其志不知其他志之所為則為之志之所止則止之不以旌誅貳其心知道之君公其法不計其私法之所釋則釋之法之所誅則誅之不以人情易其制復讎者未嘗顧公法之可否而徑行其志則議復讎之獄者奚必計私心之所至而輕重其法乎明皇謂殺之可以成其志子昂曰利其生是奪其德此皆私心以議公法者也失議法之體矣雖愚夫愚婦出於一介奮不顧身

以死為得者人主猶當宥之以正法又況聞義知方之士內激忠孝志在報復以快寃憤之心耶罪人既得寃憤之氣銷則其志成矣初無意於徳義之名必死必生之事者又焉可以黷刑而濫殺乎韓愈謂殺之與赦不可一宜集議以聞而酌處之是亦不明禮法之意故欲取裁於世主也愈言周官將復讐先告於士者未可以為斷於今時也至言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則脫矣何者公

羊之所謂父受誅者即周官之所謂殺人而義者也其所謂不受誅者則周官之所許復讎者也徒以其辭因伍奢而發故謂之誅誅者上施下之名也誅之與殺其實一而已矣上之誅下苟以其義下之所當受不以其義則亦所當讎不許讎之則為人上者將倚勢作威倚法以削不可制矣亂之大者莫甚於此在百姓則許之復讎在官吏則不許是法行於百姓而不行於官吏非聖人用禮法之意矣焉知周官之所言不兼於官吏

公羊之所言不兼於百姓乎又曰律無條非闕文也以為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許則人將倚法專殺不可禁止夫不許而傷孝子之心則是許之而人將倚法專殺則非何者讎之合於義專殺不為亂讎之不合於義專殺有常刑不為亂者釋之有常刑者誅之尚何無禁止之有哉由此觀之愈不達於禮法明矣宜其無所折衷也故曰其餘辯論雖詳皆未暢禮法之意茍明乎禮法之意則復讎者可以無罪矣

復讎論下

唐自貞觀以來復讎者甚衆或殺或貸罔有定制惟柳子厚韓退之之議達而近於理至柳不設懲禁之科韓謂公羊之說不可施於今者未能無憾若張曲江徒知孝烈之可貸而不能陳禮法之義為政之體以發明時君卒使横議見售無辜被刑黷濫典章傷敗風教是為可恨夫禮法者先王之所以禁暴止亂使人不失其平者也禮有所不能制則待之以法故失禮然後入刑安

有禮之所善法之所誅法之所存禮之所去者哉夫人有可殺之罪而人殺之周官所謂殺之而義者也為人子者不問其父之罪徒以人殺其父從而殺之則是不達義不畏法桀驁暴横肆為屠戮之人也若是者豈得謂孝烈而合於禮者哉此禮之所去而法之所誅者也若人無可殺之罪而殺之周官所謂仇讎者也國法不加罪人幸免死生存亡之心不得其平為人子者從而殺之則是內能致其孝而外能伸公家之法使强暴之人

不得逞矣如是者其善甚大不獨宜貸其死又當旌賞以激風俗若曰殺人皆死而加之以刑則是恃强以殺無罪者見容而殉義以殺有罪者償死汨陳禮法黷濫刑誅孰甚於此哉苟殉周官之制而責其專殺則人有伺便投會勢不及告者自當録大遺細以善補過未宜以不告而致之於死也明皇知孝子不顧命殺之可以成其志而不知議法者當計其罪而不當用其志知赦之為虧律而不知殺之乃甚虧於律知為人子者孰不

願孝轉相讐殺遂無已時而不知立法以抳其弊使復讐而義者既從原貸讐人之子復讐者死自不至於轉相讐殺遂無已時矣使九齡持此以爭之則禮法之義著為政之體顯而人主有所發明矣徒謂其孝烈可貸而不言其所以安能折拘文者之論哉子厚駁子昂之議辨旌誅之分其言至矣而未能盡於禁暴止亂之術退之探法律之深意析經旨之微文其說詳矣而不知官吏所誅不當於罪者與百姓相殘無異夫百姓相殘

故為過失得罪不同官吏所誅不當罪者亦有故失之辨為官吏者故以公法殺戮無罪則亦法之所誅矣法之所誅者人子讎之何罪之有公羊之說行於今日不見其悖此所謂未能無憾者也若陳子昂者曾未識禮法之旨刑賞之體妄肆胸臆以亂大義所謂未可與言者也

蕭曹論

古之至公者以天下為已任視國之存亡猶其家之隆

替軫君之休戚猶其身之安危進當事任不知以為榮退之散地不知以為悴顧可以利國家幸天下則為之名位功實其在已如在於人出於人如自其已不私竊以為利不茍辭以為廉故能楙建丕績光輔王室載休聲於無窮曹參之事漢其志有在於此故代蕭何以為國遵其約束無所請事雖衆人疑之天子問之而所守彌固此參致公之義而賢於漢之庭臣者也議者或謂何之法令非若周公之制作曲盡其美不可或改參知

惠帝之材弗逮高帝則宜有以輔成之知已之賢不及蕭何則宜自引遠以避能者惡得久居其位持循靜默而費日乎使漢之功烈不及先王之隆者參之過也愚竊以為未然夫益損昔人之制作必賢於昔人而後能智均而術相似者未足以有為也參之賢弗逮於何固無以異何之術矣求其人代參而為之則必得賢於何者然後可當其時果有其人歟抑亦未有其人歟有其人而參蔽之參之過矣未見可以代已者而不自引遠

乃其所以賢於衆人者也豈得指以為過哉何則漢承秦項之後人厭塗炭而思息肩呻吟顚頟之餘可以撫養而未可以用也何之約束雖無伊周之美經綸藻飾明備王道至於簡易寛厚滋牧生齒深有宜於時者得伊尹周公之才因乘而潤色之固可以極制作而致太平茍非其人徒紛更前人之成事豈惟無補於治或召禍而速亂矣觀高帝之語呂后蕭公之對孝惠與參之聞何死而自度必入相則當時之士未有賢於參者又

焉得賢於蕭公而可以上比伊尹周公者哉參於是時自謂不能而輒引遠退避則是忘其君而全其身殉小廉而委大計顧視名實屑屑然有彼已之辨非公天下者之所存心也參與高帝起布衣成王業尊為相國位冠羣侯存亡休戚天下之重已之所當任顧其身而不思其君殉小廉而輕委大計非劉氏之所望於參非參之所以事劉氏者也故奮然以天下為已任遑至尊屏羣議而不疑參之大節蓋出於此進退之際尚惡得而

議哉

李勣論

史官咎王重榮不殺朱全忠以書考之未足多罪方全忠以同州歸一降虜耳未有跋扈之漸顧天下多事惜其材之可用而活之非知其必叛留以為巳資也苐不若王夷甫張曲江之前知耳安足多咎若李勣之不爭立武后是為可誅太宗託勣以高宗之重使高宗惟勣之聽勣曰不可則高宗之意定矣乃追禍要福求固恩

寵為自安計卒使孽后得志流毒社稷罪莫大焉然身以幸免釁鍾子孫覆其宗祀勣之負唐誠深而天之報勣亦稱矣

鄭綮論

昭宗以鄭綮為相綮曰歇後鄭五為宰相事可知矣三月而去之若曰天下多事非綮所能辦則當時賢於綮者相繼在位亦安能勝其亂唐之季世禍稔運遷人知其不可支矣雖有賢俊末如之何使綮竊冒權利苟歲

月之寵未必即至於敗顧才與望雅不逮此邂逅而至內知自愧而不居與夫不度其力饕嗜聲勢自貽覆餗之羞者遠矣人之所受固有長短苦不自知以至於僨之際之明既足以反照而勇又能行之公才公望雖不高於時其識慮之芬芳有足歆者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秦澐

雲溪居士集二十一

宋 華鎮 撰

書十七首

上越帥程給事書

某聞古之賢郡守其成功利當時遺風激後世者載籍所記多矣考其立徳制行措置施設之方則未嘗蹈昔人之遺跡滯泥於一端或闢其田疇緩其刑禁寛慈恵和優柔容養以鎮撫其俗然為此者人亦未始解緩散

慢而不治事亦未始頹墮委靡而不振恱德懷恵人人自愛而不忍犯休然日入於治當時則謂之父母或勑其法令謹其督責威嚴剗毅明白辨察以繩治其下然為此者人亦未始憂愁逼迫而不安事亦未始繁縟細碎而不暇畏威服義人知自勑而不敢犯肅然日遠於亂當時則謂之神明此兩者其趣向不侔甚相遼矣然皆底於治安之域而能有補於世者何也明燭物表意㝠道本通乎世變之異而達乎時措之宜也且夫習亂

之後人見始治免塗泥氷炭之困而新得休息則人心自喜難於犯上當是時教化亦未明習俗亦未成紀綱法度利弊壞鈌者亦未盡修復而補緝之故為政者可以寛養難以嚴治習治之後上下之心久安而驕矜則機務易忽而下亦輕以冒法然當是時教化已明習俗已久綱紀法度莫不完備而待人為治無所不至為政者不以義治之而猶欲用優柔容養之術則政事廢弛姦宄不勝而亂作矣故變通盡利不主故常之君子必

達於此其為政制事與時遷徙隨世偃仰剛柔緩急寬猛之變不倚於一偏今天下承平百餘年德教道化薰陶漸漬乎四海九州之内非一朝夕矣其綱紀法度則自朝廷達乎天下尊卑上下小大緩急之事如幹有枝如枝有條莫不具備所謂習治之世當以嚴治者也今閤下來治越其未至則威風凛然預襲於此人心竦動震懼莫敢或易既至則舉郡之事帖然條理日有餘裕官曹謹飭庶務修舉奸胥猾吏屏偽黜詐無所施機巧

頑惡寇盜竟銷晷喪不敢露影跡朞月之間濟濟然可
觀非嚴以為治適乎時宜威德之風照耀人之耳目感
動人之心意有積累之舊者其為效不能如此之敏也
閤下先進之碩德朝廷之宗工今以侍從之尊荷藩宣
之寄其德行道術文學辭命見知於君工垂照於天下
者積有年矣其亦何言哉故道古今之理以頌閤下趣
時之迹而已閤下承流宣化居師帥之任且數十載若
其之所頌者豈特嘗施之一方一郡乎其飫聞熟見與

夫深被其賜者蓋不可勝道然贄見之禮士所不敢廢故書此以拜於麾下

上權越帥提刑朱學士書

某聞不學則不顯者事皆然而道為甚不養則不成者物皆然而材為甚士以有道貴世以有材治故下不可以一日無學而上不可以一日無教是以其政修則有菁莪以樂之其政廢則有子衿以刺之蓋上無教則下無學雖有不待文王而興者求其成材亦已鮮矣然其

君能以道制典其臣能以典布教使天下之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得其性而道以顯之者惟唐虞三代之盛時爲然由此以降則益亦寥寥矣其間非無興學校置師儒以養天下之士者也然位乎上者智不足以顯道而倡先王之教仁不足以盡性而推成物之徳使人之所自得而固有之者終鬱鬱而不伸然則當時之士亦何所得於上哉故下之人無落落之材而上之人無赫赫之功至於今千數百年矣道隱既久天欲平治而

聖人有作又得豪傑之士以為輔相故超然特起乎百王之後越漢唐而追成周之業文武之道在方冊者則訓而釋之著之簡編以頒於天下性命之理在人心者則作而成之設為學校以委之師儒此豈後世養士之比哉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於此可以致之矣雖然事物之理由中出者外無正而不行古今之所同也聖人之教雖盡善美不得良吏致之於民則亦晦而已矣故文王之教所以顯於南國者召伯之力也伏惟閤

下挺經濟之才究天人之學以德行節義冠冕乎先達以文章道術甄鎔乎後學者積有年矣其雖賤微未嘗一登門牆而承謦欬之教然聞閤下之令德休聲而向風傾慕者非一朝夕矣至閤下之來而政事修舉行義卓然益有加乎所聞者乃知居今之時行今之政作新長育使天下之士內有可貴之質外有備成之文者在閤下而已士固以此望乎閤下非某一人之私心也抑閤下亦以此爲己任歟又況今之外臺則古之方伯今

之郡守則古之諸侯方伯諸侯正工之所委以教人者也以閤下而居是任肯不顧於此哉自閤下莅郡以來事無大小罔或不謹則學校之間道徳之教尤所以為先務者也某既幸而為士矣又得齒乎學校之間被服閤下之教其樂可勝言耶敢誦所聞以贄於閤下伏惟閤下録其誠心忘其鄙賤姑以一言進之則某他日之所有立者皆閤下之賜

上越簽徐狀元書

其竊惟今日之士其躡青雲居盛位秉鈞當軸尊主庇民而得志行道者必自高選進故挾道術摛華藻而來應書者皆務出衆人之上然國家承平百餘年文德之教陶成風俗雖海隅蒼生渾然與中夏為一學校之養既久而又申之以經術雖五尺之童子其言上之則究極乎道德性命之理下之則盡乎形名度數之末居今之時乃欲步驟馳騁獨先等夷實難其力非夫才不世出學無倫伍者莫能與此伏惟閤下受天秀氣為時間

入深造聖人之門夙成治國之略決勝大敵冠乎羣英向所謂得志行道者於是有其資矣惟閣下之所以自致於此者豈適然幸遇而一出於不可必冀之間哉蓋其術業誠有過人者也夫居有道之世而得位青雲之上抱聖人之道而得加乎天下之民此仲尼孟子之徒所誠欲而願望者今之士焦心勞思彌年累月以求知聖人之道豈特以私其身而獨善哉亦將欲以兼利天下耳欲兼利天下而不得閣下之資冀閣下之資而不

求閤下之術業是猶不利其器而圖善其事雖曠日彌久何所致乎故閤下之榮名一出而天下之士思見其風釆者不可勝道蓋有如閤下之術業而得此青雲之資者數年之間一人而已雖京輔之地清華冡邇猶不可以多得況方國之遠必曠年然後一遇以曠年一日之會不出境域而得天下思見之君子此天借之而成就之資也其可自棄而不登於門下乎唯閤下姑進之俾以緖餘之末則他日有所興起而建立者亦閤下之

賜矣

上發運蔣龍圖書 按宋史蔣之奇傳累擢直龍圖閣江淮荆浙發運使

某聞市必立平法言以之喻旨有翼不飛眞侶爲之太息何者作書以載言書成而言有遺立言以達意言窮而意不盡若然者言固非盡意之具書固非盡言之器然書契之用自虙戲氏以來百世不廢蓋言雖不足以盡意書雖不足以盡言而善探索者尋其所書有以識其所不書玫其所言有以致其所難言故前聖後聖代

有所造而幾深之理窮經者未易自致也昔三代以來
文武而上咸以甚盛之德進居大寶妙用格上下善政
周動植民自黄髮迨於齯齒漸仁摩義周旋禮樂薫陶
涵養乎中和之域而邪僻不作人有士君子之行不詭
於道而咸可以從政故其書曰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惟帝時舉當是時也豈復尋章摘句攷詁釋訓
求魚兔於筌蹄之下挹酒醴於糟粕之中乎哉成康既
沒聖王不作仲尼以上聖之德棲遲旅人其志終莫之

行矣而文武之道不可失墜於是作六書以載之後世言情性之真辨正變之理則存乎詩記已行之事明帝王之制則存乎書示節文之體通損益之用則存乎禮備制作之文達和樂之情則存乎樂窮大道之緼抱變化之妙則存乎易辯善惡之實正誅賞之權則存乎春秋古之人求其真以内游藏其用以役物至於輔引誘掖剪裁駕馭妙微顯闡之術舉在是矣則斯六者何異乎嶰谷之斷竹嶧陽之孤桐衆人作之不過音響必得

倫文然後能協丹鳳之和鳴起玄陰於炎夏前世流别家殊徇其所察以自名之士莫不讀其書矣至乎粹純而不駁中正而不詭無愧於聖人而可以為孔子徒者蓋亦鮮焉揚子以為我而絶物墨子以兼愛而喪己鄒衍以談天而廢人惠施以雄辯而悖理申韓以刻覈而不中莊列以詼誕而詭譎是皆失其師資徇其私智蔽夫一偏一曲而不能與於大全者也漢世師道雖立𤄊生專門人矜家學不顧其本一經之書所授或異則互

相詆呰浮言謚論枝藥扶疎生已白顛經或未畢故子雲有聲悅之嘆太史著寡要之論自兹而降人述章句家有訓詁千載之間雖干戈間起俎豆時寢而講解述作代不絶人歷世既多浸以增衍窮經之士往往繙繹街談薈萃巷説閉門却掃取足於編簡之工偃蹇傲睨無歉然之色人人自以為游夏家家自以為軻雄贏糧裹足蹁躚擔簦之風不復聞矣謂衆簡可以盡至言多言可以達微旨不知言簡有所不能盡而師道不可廢

也故後世之士守經制行緣飾吏事揚立名節炳然可
觀有如兩漢之風者鮮矣其讀書至乎禮記見其言舛
駮不經未嘗不掩卷而疑焉惟王制之篇雖雜四代之
制而其言有倫其事有理可以為後世法乃極智盡思
攷合經傳訓明厥旨以備遺忘然不識有以少當昔人
之意否耶且患淪溺於流俗之弊謹繕寫一編詣麾下
陳獻夫進思可與者闕里之洪制來者不距鄒人之典
訓則嘗與之脫驂借轡解顏而言者想無謔其狂簡而

緒餘可賜也此其所以敢進於門下

上崔學士書

按宋史崔公度傳字伯易高郵人閉戶讀書歐陽修得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宗授和州防禦推官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鎮書有云明公嘯傲淮海之上以弦誦自適畏足懷刺不游高門一言之出人樂傳誦寖以先達於京師君相覽而悅之下優厚之詔置之進士之地高郵正當淮海之土且所言出處大槩正與公度相合其為上公度書無疑也

某曩自讀司馬長卿揚子雲傳見其出處本末咸以側陋之跡居僻左之地非有茂良父祖之鎡基仲尼四友

之羽翼曾未嘗裹粮結緌投足王畿曳裾拜塵附尾貴
勢徒以雄文麗藻邂逅工達遂使世主傾心求之如弗
及鶴書鳴騶遠湊蓬蓽於是易緼袍以文采代藜藿以
珍羞優遊乎金馬翔泳乎天禄高文大冊朝之盛典必
出其手而後定增光前脩垂映後来貴名不朽彌遠彌
著竊嘗計之西漢自世宗以来至於宣元之間天下無
事儒術尊顯文學之士如董相平津侯枚臯東方曼倩
王褒劉向之徒咸以粹美恢博之才負多聞辯洽之學

文章之美有足以潤色帝猷垂訓後世當是時也天下非之士也然而傾二公之求之如此其急者豈昔之人尚賢貴士之意篤歟抑二公之德有大過於人者歟至此每疑而未識其所在第恨千百年之間此事寂寥而弗續後見先生長者道明公進擢之始廼知人主莫不篤於尚賢貴士而思得非常之人以光華邦國宰相莫不欲旁延俊乂而使潤色無考槃之士豪傑不作故缺然無聞非置而勿用也恭惟嘉祐治平之間明良在工

庶事緝熈濟濟多士於斯為盛非若兩漢繼亡秦之後急於得人以風天下故當年取士遴柬慎選必得真才而後用未始輕名器以假人時明公嘯傲淮海之上以弦誦自適畏足懷刺不游高門一言之出人樂傳誦浸以先達於京師君相覽而悅之下優厚之詔置之造士之地而無疑色非誠有以大過於人者焉能與於此哉故宏詞偉論瑰麗之華藻有足以發明天子之深意形容一世之盛烈無愧乎泰谷西河之士非曩時所謂竊

處士之虛名遵仕宦之捷徑者也甚不敢自棄思一拜於門下也積有日矣參差數年乃今始得輙以不肖之名干下執事雜文若干篇隨此為獻以備贄見之禮伏惟少加善誘幸甚幸甚

上揚帥呂大資書

宋史呂頤浩傳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軍

某嘗謂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善馭者之所急至於翕然繁奏師曠過而勿問必淫哇之濫吹衒鬻都市伯樂去而勿顧必不材之

騖馬宗工大人莫不以推賢樂善為先務清世之士幸親遇之而不在題品者則斯人也豈復有寸長片善可稱道者哉四海之內亦必以為迂疎濶略無似之散人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古之為士者遠則擬舜近則師文王今衣帛食粟與人同而立身揚名不得比於一鄉之善士可不自悲也耶恭惟知府樞密大資閣下以豪傑之才世公輔之位聦明高遠道術宏博識量深厚鑒裁昭融

加以世德淵源中外履歴論之既稔所閲且多天下之士不幸不得見之則已茍得見之倘有一介無慮遺逸故下車之日人人翹首抗足想鈞目之顧盼而自忘其鄙陋某也不肖竊高下風慕鈞屏之日久矣何幸備員小邑之佐屬在使麾之末雖拘文有地不得時望副車之清塵聆謦欬之餘訓然分官効職亦幸從屬吏之後今代者已至將遠旌麾而踪跡疎賤未預甄采之列天下之士其將以某為何如哉此夙夜之所愧恥而不自

得者也竊惟趨事鈞嚴及兹朞歲固非日月之未久也然而台光緜邈未燭衘箄之下者豈致身疏遠自取棄遺耶將材資駑散無所取於大君子之門耶今不敢默默自棄輙一鳴於旌節之下儻在所進顧揚鳴律之餘聲激洪河之溢流俾寒谷載春涸轍生波少見於請平之時無愧於天下之士豈勝幸甚

上淮南提舉黄都官書

某聞厚德者多士之所歸憂道者宴安之不暇故有席

不及暖突不及黔羸糧畏足百舍重趼而不知其倦者是豈棄父母之養賤丘墓之國恬於劬勞惡於安逸而心知支體與人異哉彼有所可慕必有所不足而勢不能自已也夫有被褐之士貫隋侯之珠抱卞和之璞而行於都市則人必奔走蹋蹶側肩累足而往觀焉何則物之至珍世所希有也然隋珠之美不過形圓而大光彩照乘卞璞之奇亦渾備五德純瑜無玼而已彼照乘之明非足以察微而燭幽也五德之美非足以化民而

易俗也則物之為世所寶者又豈若人之可寶者足尚哉今有鍾天地之秀氣負聖人之道術德足以砥世礪俗才足以開物成務者其賢可寶其人可觀豈特隋珠卞璞之比哉則聞義知方樂善不倦之士必争湊門墻景慕風采以先見為榮以未見為恥矣故孔子適衛封人請見雪子舍魯魯人屢斬禦寇反齊户外多屨李邕入朝門巷填隘恭惟提舉都官閣下以文章學術由公道而决科清世以德義公忠致誠心而緣飾吏事慮出

人表才周物情分國家斂散之權制一方綱領之重則其道義才術固有遠過於人者此士之所以樂從而願見也某方從一命為下邑之佐治已之事尚有缺然而重以從事之責則先進大人之門尤宜汲汲以求其教益故不敢以疎遬鄙賤為閡而輙自進於門下庶幾無高棠尹何之謗而得子貢利其器之善惟閣下姑與之某齒髮方壯知自鞭其後兾將有及於遠也則他日之所至亦閣下之賜矣

上沈舍人書

某聞三代而下兩漢為盛孝文明帝尤為盛時然賈生以王佐之才栖栖於長沙伯鸞以高世之德遺佚於吳會論其世則亦足有為也語其人則亦可謂賢者也然參差而不齊齟齬而相違者豈無故而然哉宜有制之者也古之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蓋言有道之世則野無遺賢抱道之士則必見於世以梁賈之事攷之此特君子之道其常也合以事變殆或未然夫數

有奇耦氣有盈縮軫轉於冥冥影從於昭昭天地之大
日月之明鬼神之幽星辰之著消息滿虛無能外者而
況於人乎然則大明之世士或有遺盛德之士時或未
遇者無足多怪也故唐堯在上元凱未聞帝舜有為五
臣並用伏惟國家之盛非特兩漢之比君侯之賢出乎
梁賈之右曩者宮商韻諧鳧藻勢協方將振金玉之聲
展騏驥之足登吾君於堯舜之盛躋一世於仁壽之域
孰知夫天之真宰未相厥猷暫屈後来任藩屏是豈

出於適然者哉殆所謂數之未偶氣之未盈時之在所安順之在所委也歟其童丱之歲誦君侯之文則知當世之聞人有君侯矣十年之後得侍乎縉紳先生又聞君侯翔泳禁掖雍容侍從歷盛世之達仕矣當是時也其方弋高雲之鳥餌重湖之魚與耕夫樵叟徜徉乎長林廣澤中瞻仰魏闕想君侯游處之地逈然緜邈何異神游既寤復思化人之宫不謂今日邂逅作小官漂寄江淮闊踈遠之地乃得瞻奉聲采飲味芳流追思疇昔

欣幸交至然區區之心有所不足者瓜期近矣勢當奔赴天官别句一命圖三釜之養不獲久在下邑祓服教誨衮衮門牆豈勝惓惓仰惟車馬此無滯留之理名實穏聞眷注雅厚朝夕還步舊轍進登鈞軸具異日倘未能挹李真之清風躡安道之高躅岸幘吟嘯成長往之計便當鞭策蹇步蕲奔走於門下惟君侯亮之

上淮南運使直集賢院陳學士書

某聞由君子之道不失於正而期於有常者士之立德

也趨時變之宜不主故常而期於有成者士之制行也故古之人德無二致而行無一塗或過門而不入或簞瓢以自娱或五就而不違或三黜而不去饑餓乎深山窮谷之下而不為固鷹揚乎干戈師旅之際而不為屈是以業成於當年風流於後世名聲彰明彌久彌著而不可泯滅此得失之所係是非之所在義不義之所自出智不智所由辨為士者不可不知也夫天下之勢由三代而上分之以六官總之以冢宰三歲大比以詔誅

賞而使智愚襲情貴賤履位居是時者智足以効一官而無曠其所職斯為善而見陟於工矣故為士者可以獨治而無事於其外由兩漢而下設官分職異於三代考績之法廢而不復其所以網羅英俊淘汰姦吏則一切委之守刺之官俾察舉所部之吏顧盼之所及則坐階青雲威稜之所加則竏擠溝壑居是時者雖德行偶於淵騫政事侔於冉季非攀龍鱗而附驥尾亦不能軒昂雲霄馳騁千里矣故為士者非徒務成其內而所以

修於外者不敢廢也今國家爵以德進官以能授瑰才偉望方駕並馳而彙征於要路其所以宣力四方按察列郡奉明世之法握外臺之權者皆當世之豪傑朝廷之宗匠聖人所委以寵獵多士者也某雖不肖亦嘗薰陶聖澤被服義方累玷鄉人之書例占進士之選齒髮方壯纔登仕途遨遊於盛時屬統於賢者豈能默默固守自棄於埃壒之間乎亦欲駕長風而涉巨海馳逸驥而登泰山覽觀四方眄睞天下伏惟運使集賢學士閣

下天資粹純學術宏博才德之懿簡在於宸扆事業之美照耀乎當世歷更清切茂著嶽猷綱領一方鎮肅數郡智明之所燭而能否之情必察仁厚之所加而疎遠之地不遺待物無私惟善是與如某者蓋嘗沐溫厚之顏色被和易之辭氣故不自揆量而願於奬遵之賜者積有日矣然則閤下下車行屆二年而區區之誠未達於左右何則勢有所未可也昔侯生有言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夫虞卿以匹夫之賤掉三寸舌而干萬

乘之君一見而取其雙璧再見而位其上卿至乎急魏齊之難全朋友之交視棄大國相如棄敝屣則其才術之過人行義之高世蓋已暴於天下而魏公子猶有疑焉如其者視虞卿遠矣乃欲於閤下之見知於傾蓋草面之間則是其不知分也今趨走部下二年於兹爲日已久幸無大過冐閤下之威嚴庶幾異日亦無累於閤下敢布悃愊以干眡聽之末惟閤下布卿雲之蔭而不間於荆棘擴楊舟之量而兼載於浮沉使寒谷生春鱎

馬增價豈勝幸甚

再上陳運使書

某聞昔李翰林有言曰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也安可以不言乎雖然言語之出亦未易也言未及之而言是以言舔之也昔人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是以不言舔之也昔人謂之隱人可與言言可以出矣與言者顏色未在而驟與之言昔人猶謂之瞽至於語默之用皆合乎道然後謂之智者則人之於言豈

易為哉此東方生所謂談何容易也其少讀先聖王之書長慕士君子之行若人之所謂不以富貴累其心不以貧賤易其守道之所非雖千駟弗顧義之所在雖萬鍾不辭者實嘗高其風而願從事於斯焉故自策名天庭委質下邑惟勤心勞力不替夙夜以効一官之事冀無曠敗而逃其罪負職守之外不敢冀其餘二年於茲聲跡日晦況味牢落雖斂衽執板進退於工官之前時自顧盻泯然若無形影他人視之亦何堪其憂矣豈心

智思慮筋骸支體異於衆人而不知貧賤之可惡富貴之可尚安樂之佚而勤勞之苦乎誠以幽則有命明則有義而不敢不自安也自謂淡與泊相濟迂與拙相會日遠世故月踈事情分無粉飾之幸矣乃不知達觀之士高明之識違世異俗而不棄其踈拙之材前日猥辱賞鑒許以薦引不間虛薄首為知已此其之可以有言而不失於躁隱之時也故敢洗滌塵慮裁染翰墨上涜聰明惟閣下抗特達之知擴兼容之量俾寒素之地早

受賜不勝幸甚

上淮南張提舉書

其閒昔晉史稱衛叔玠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夫才短之士識暗觸機人之所同惡也與物無忤逆情暴至世之所必校也人之所惡我則矜之人之所校我則忘之故能澄寂妄情全盡庶物泰然自放而無所芥蔕蓋君子之妙達道徹確持德厚智識視聽曠然游泊於大同之域而不

以彼已汨其真者其持心待物皆若此也其生稟顓蒙之質長就疎濶之才自親師資日在庠序友一鄉直諒之士攷前世已行之跡志惟古人不達世故先生長老往往假借許為令器依倚桑梓栖遲蓬蓽幾三十年自謂可以漾舟樵風把釣蘭渚與安道雅圭相望於千載之閒乃不知任重道遠者無復揀擇惟捧檄之是喜奚抱關之為愧遂兩塵鄉老再干宗伯蹉跌於青雲流浪於黃綬命途多舛事與願違秋高夜長撫己自歎目熒

煢而難瞑心恫恫而無依豈徒中宵時或至達旦加以
思慮澖畧吏塗關茸千狀萬態交亂目前視左則或遺
其右務前而不見其後日慮𢙍曠歲虞敗缺方保窮之
不暇尚何稱職以干進推餘以庇民之圖哉仕宦若此
豈足為榮適可羞耳某頃者從事既踈虞物又拙刻木
之輩投隙生姦巧為辯端以追罪負搆結不肖之迹付
之有罪之地察其愚衷惟曰無愧外視迹狀若有可誅
俾微眇之資冒尊嚴之威夫羇孤之人不寒自慄釁端

膚寸則恐懼百倍正猶以鷄肋當賁育之拳倘一揮掉亦何堪其摧折矣賴閣下抗高明之鑒軫惻隱之心矜其誠素之無他而察其過尤之可恕開霽威怒寬假日月使得夤縁赦宥卒爲完人德貺之優何厚於此身非木石能無感激於衷乎謹書其銘篆之言以拜謝於使麾之下

上淮南監司書

某聞良木在林匠石過而弗問人必以爲無用之散材

一加剪拂則雕以文章被以丹雘大者為棟梁小者為榱桷小大之材咸得其用騄驥在野方臯見而弗述世必以為駑䮕之駑駘一稱君前則牝黄牡驪不在所計而當年後世皆信以為天下之馬是理也非物則然士或如之非今則然其來尚矣故棲鳳割雞之地枕泉漱石之鄉士有履面損之徳行善予賜之言語精有路之政事備商偃之文學退而燕居其雅望之高偉素風之優長足以砥世礪俗進而從事其道術之宏遠功實之

豐茂足以尊君庇民者必假翼翔鸞附尾逸驥然後騫騰乎九霄之上而步驟乎萬里之外不遘青雲之士則德斯潛光斯幽泯默乎塵土之間一閭巷之匹夫徒勞之賤吏耳故王貢得之華藻芬芳燦若明星仲元失之當時無聞而後世無傳焉樂天知命者雖安時委順無憂喜於得喪之際而大人君子據尊高之位就久大之業以成人美為心以得人才為事者所當慇懃而留意者也國家監兩漢之制推而廣之其所以蒐獵多士網

羅英俊非特委之郡國而憲臺漕府督發轉輸分領大農之使皆得攷察下吏而推轂後進夫翔泳清夷之職掾持外臺之權皆今日之偉人朝廷之妙選至於為官擇人使人以罷者乃其素講之政術所急之先務有志之士求為可知而已不患莫已知也恭惟某官閤下雅量宏大厚性粹純造道既深成德惟盛無驗之言不能汨其聽似是之迹不能蔽其明與物無親惟善是主由眂事以來賢者自强能者知勸姦吏斂衽庸人敢勉詔

條以明事功茂集不耀聲采而數郡之廣翕然就叙此懷奇操術之士所願竭力盡智而出於銜轡驅策之下矣其生乎東南困於寒素少乏兼人之資長無原闕二字之志徒以父兄樂善俾捐箕裘獲親汗簡從先生長者之後進退乎庠序間若古之人所以存心養性開物成務之理蓋嘗講聞萬一而有意乎其事矣每以秉心淡泊接物疎闊恐非涉世之具故嘗仰目千巖之秀俯窺萬壑之幽徜徉乎東山夷猶乎蘭渚間逸少安石之風而

樂之重以無郭外之田以供甘旨無郭內之田以為布帛庶幾三釜聊可及親故兩竊鄉書再閱春伯崎嶇一命漂泊下官每求初心飲永不釋所賴致身樂土祗事治封行及瓜時幸無大咎且仁心賢範難得而易失苟為默守固陋恐使操刀之士嘆其不割秋陽之中旋即西邁用是自鳴以塵下執事貫穿之道昔人所愧時然後言夫復何歉

上潤守朱龍圖書 按宋史朱服傳直龍圖閣知潤州

其昔闕趨事好敏而惡緩治己先行而後文者至理之所然聖哲之攸訓也以敏赴事而有功以行顧言而無怍君子之所難智勇之所畏也非夫資陰陽之秀頴鍾天地之粹純而聰明識量邁越倫類則才之幾敏不可以强為信道不篤執德不弘而紛華盛麗有以汩其靈府則載之行事未能無所憾道之不明也久矣鄉送之選廢而有科舉經術之學散而有雕琢士以文滅質以博溺心流浪乎文章之英華而去本忘實者蓋千有餘

歲矣曩時朝廷復用經術求天下之士詔書之下未及朞歲閤下起而應之其所以副有司之求者博洽經傳探賾索隱得魚兎於筌蹄之表挹酒醴於糟粕之外使老師宿儒無以出其意宗工巨人驚賞傳玩若賈傅復生士𠛬初至遂度越多士中貫鼎名斯可謂以敏赴事而有功矣道之不行也久矣試功之法壞而有濫進原省之制廢而有苟容士以名勝實以利累義淪喪乎得失之外誘而悖棄庸行者有矣蓋非一朝夕之故也曩

時朝廷奬拔賢俊須以不次閤下進而居之其所以撿身在公者端方篤謹奉法修職樂善不倦有緇衣之風節儉正直多羔羊之化使懿德外喻貴名上達天子虚心睠注其美遂乃翔泳台閣典職成均斯可謂以行顯言而無怍矣其雖不肖生於偏方嘗能景仰逸駕歆羨高風然徃在田野役役私計每欲嬴粮褁足掃塵拜門了不可得弋釣多暇灌畦有餘時於邃巖幽壑之間蔭長松之清陰弄鳴籟之流響與枕泉漱石者稱頌其一

二而已至竊禄仕則官守有地宿昔之心復未克諧今被命東州道出治部可得叩棨戟之深嚴際氷玉之清潤敢不誦其所懷祗造麾屏古詩十篇隨岀塵獻蕪音累句不足以歌詠事實動回睞眄聊以備贄見之禮

上兩浙運使書

某嘗聞聖王代天牧民其誠甚至其法至曲開國設都布列郡邑統之以侯守析之以令長㒰流宣化經綸四方亦已至矣猶謂未足以察治忽之漸於是躬省方之

禮而不以爲勞遣使之役而不以爲煩雖世變不同事爲或異要其圖治之心則一故其成功亦足以相侔而不相歉也上世名分簡易而人文未雕淳樸之風尚完而利欲未勝元黄文釆之飾兵戈驚徙之費蓋質畧而未備天子省方雖數而勿擾唐虞之世是也故其書曰五載一巡守時則無待於遣使而天下治至周則不然監二代而損益之制作既備而文釆多矣歷夏商之季末民心澆漓既嘗啟之矣省方之禮不得與上世相似

故其書曰十有二歲王巡守然天下之故不可不知也於是行人之官出焉行人為五物之書辯異邦國之事以復於上天下之故天子不待巡守而周知之矣後世使揩之原濫觴於此漢有天下總括州郡為十有三部部置刺史一員以六條之法廉按州郡盡歲奏事京師唐分海内為十道使監察御史分道巡按以六事察天下當是時也官吏之能否户口之登耗賦役之不均農桑之不勤強宗豪右越禮犯分淩弱暴寡長材懿德

適時利用藏𨯳未達至乎訟獄之冤濫倉庫之減耗達於上故四海之内方制萬里雖偏州左邑介乎山川險阨之間遠日月之清光寄孤絶之海隅而上之德澤必及於彼下之情僞必聞於上公能者無遺置姦庸者無幸免兩京與唐方其盛時其致治之美庶幾無愧於三代豈曰小補之哉國家稽古驗今參攷事變所以經理天下之制密矣謂聚人莫如財故謹財用之轉輸則置使以董漕事謂為政莫重於獄訟故慎刑罰則置使以

專憲禁兩使之任寄重矣而部封之內由二千石至於銅章黄綬之吏有善在所舉有過在所核賢能之士可得而達之豪猾之黨可得而去之風俗之厚薄戶口之多寡傜役之緩急豐凶之發斂惟公及私利之所當興害之所當去咸得以達之於上而已施之則周官行人之職兩漢刺史之任有唐巡按之權舉在此矣故祖宗以來百年之間重其事任難其委寄必求朴茂長者聰明愛物通達道術究明吏事之君子而後用之故能報

上以忠接下以禮事致其實爲之有功威德施海内情僞闢於上恭惟運使某官閤下德性粹純識量宏廓文學優遠政事開明以先進之長才居名世之重任事業甚盛英聲洋溢天下之士向風竦慕某不肖夤緣末學竊禄小官雖莞庫閒冷之局在海隅僻左之地得居治部祇以爲幸而不自知其官之閒冷地之僻左也趨覲之初祇誦所聞拜於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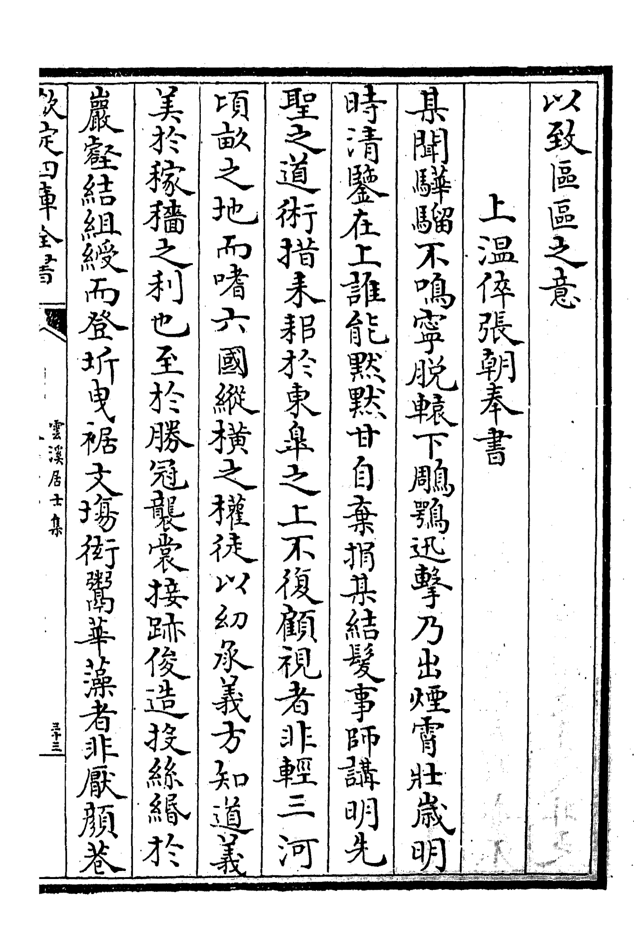
上温倅朱朝奉書

其聞越石父得晏子而責不告之理甯大夫對管仲而歌浩浩之詩竊嘗高二子之賢而未喻其求人之詳與自見之晦也如此退而熟思之乃知古之人其所以與人者或詳或畧或顯或藏無所苟而已矣夫以大國之卿親脫所馭贖人於患難之中與之同載而歸非有一日之雅也徒見其賢而好之豈惟德厚禮亦至矣不告而入未為大過而必由此以求絶者謂其既知我也知我則可以不詘負覇國之畧而困於布衣飯牛擊角以

干時君其求仕之術勤矣至使國相審所去就其用舍之分在乎一言而必以徵辭自達者謂其能知言也知言則可以磯激由二子之事以觀之則士君子之交際相與非特在上之人難其許可而急於得士其在下者亦莫不審求所托而弗敢失之何則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失言者喪已而詘道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失人失人者喪物而敗功失言不智也失人亦不智也道之興廢迹之窮達失得之機榮辱之主是非之

辨利害之本名聲之顯晦功實之成敗凡在乎智不智之間而已可不慎乎此二子所以得管晏而慷慨激昂弗敢自棄也古人云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者其二子之謂乎某少長江東曩游淮甸攬明哲之清芬仰長才之銛鋒蓋有日矣備員治部朞年於玆未敢以一言請教於門下者誠慮僭竊過分近乎賈鬻或見詆訶無以自釋故欲為而輙止前月輶軒按行下局得伏謁道左承言坐末明公不知其不肖問以述作自非廣覽遠聽而

兼收並取録其所長不求備於物不至於此以其嘗誦
古聖人之書領閲前言往行操觚秉筆類事屬辭或有
可觀則言不及於此矣具自彖義方洎叨禄仕雖王事
鞅掌未嘗不游心方策玫誦經傳誠無所設施推及於
物然默以自治無愧分陰非敢有見於述作也而明公
奬借不以俗士遇之雖非虛薄之所敢當乃騄驥可以
長鳴之秋也其能默默而自棄乎敢録所為文若干篇
隨此専人塵獻於門下斐然狂簡固不足塵浼清眡姑



以致區區之意

上温倅張朝奉書

其闢驊騮不鳴寧脫轅下鵰鶚迅擊乃出煙霄壯歲明時清鑒在上誰能默默甘自棄捐其結髮事師講明先聖之道術措耒耜於東皐之上不復顧視者非輕三河頃畝之地而嗜六國縱横之權徒以幼承義方知道義美於稼穡之利也至於勝冠襲裳接跡俊造投絲緡於巖壑結組綬而登圻曳裾文揚衒鬻華藻者非厭顏巷

一瓢之約而歆强齊十萬之富徒以行道之人常汲汲於盛明之世也當是時便謂可以濶步青雲翔泳華庭發平普之所志效涓埃於海岳笑昔人青紫之談以為瑣細失言不及大體安知人事不足以勝天命一隨沙礫蹉跌在後犇走淮海南北十年若緩尚黃踈鬢將白乃居茸散之任復在無人之境日與山鹿野麋為侶江山盡處滄溟渺然飄風經天則鵰虎夜歗薄雲掩日則鵩鴞夜飛澤畔長沙想不至此雖然浩氣方剛壯心未

折彈冠延想叩鋏長謡尚欲馳騖豪傑之場芬芳竹素之上嘉期未與良圖欝然時弄柔翰綴空言以自適雕蟲瑑刻固非壯夫之事計功博奕抑又為賢竊以海鷗潔白警悟有君子之象此地瀕海日在目前嘗感而賦之敢録以浼清聽不勝惶恐

上兩浙運判書

某聞嵩少終華之間高峯薄青雲長林蔽白日則豐狐文豹嘯羣命侶而窟其上長河之滛限大江之匯曲澄

洄萬仞波瀾千里則鱣魴鱒鮪振奮鱗鬣而泳其下名山通川有容物之量無却物之勢毛羣鱗族蹶騣泳游之類得之者可以尊安利而遠患害故雖無辭氣以感召於物而物之有知者咸指以為己歸理勢之自然也恭惟達官數慶雲之陰操爐錘之䑓以蔭庇吏屬鎔成多士被盼睞者光價百倍得驅策者坐馳千里豈直山岳川河之比者此天下之士願自致於門下者不敢後某切自念圭蓽之地樗櫟之材行伍之微班筦庫之小

吏徒以頏息邂逅鳳毛聯籍武成共壓奏牘地既遠矣分亦甚微然而解官海隅取道大府伏蒙運使某官閤下敦厚德以忘貴勢而俯屈尊高猥加存接温顔潤玉芳言郁蘭詳熟周旋被以明訓自惟何等獲此異數斯時區區願效鱗毛之類依川岳而竊餘芘恨無可致之階爾伏承褒詔爰至榮命薦錫即符竹之舊城總金穀之重權行人車塵未越隣境而輶軒使節已按部封於是二浙之人同抃蹈而相慶某輒不自量篤勵駑蹇圖

成宿昔之志誠願洗心滌慮服勤夙夜効分寸於武林
摧酤之地庶幾賤跡忝竊門下依末光沾餘潤而瓦礫
有輝涸鱗起轍豈勝幸甚